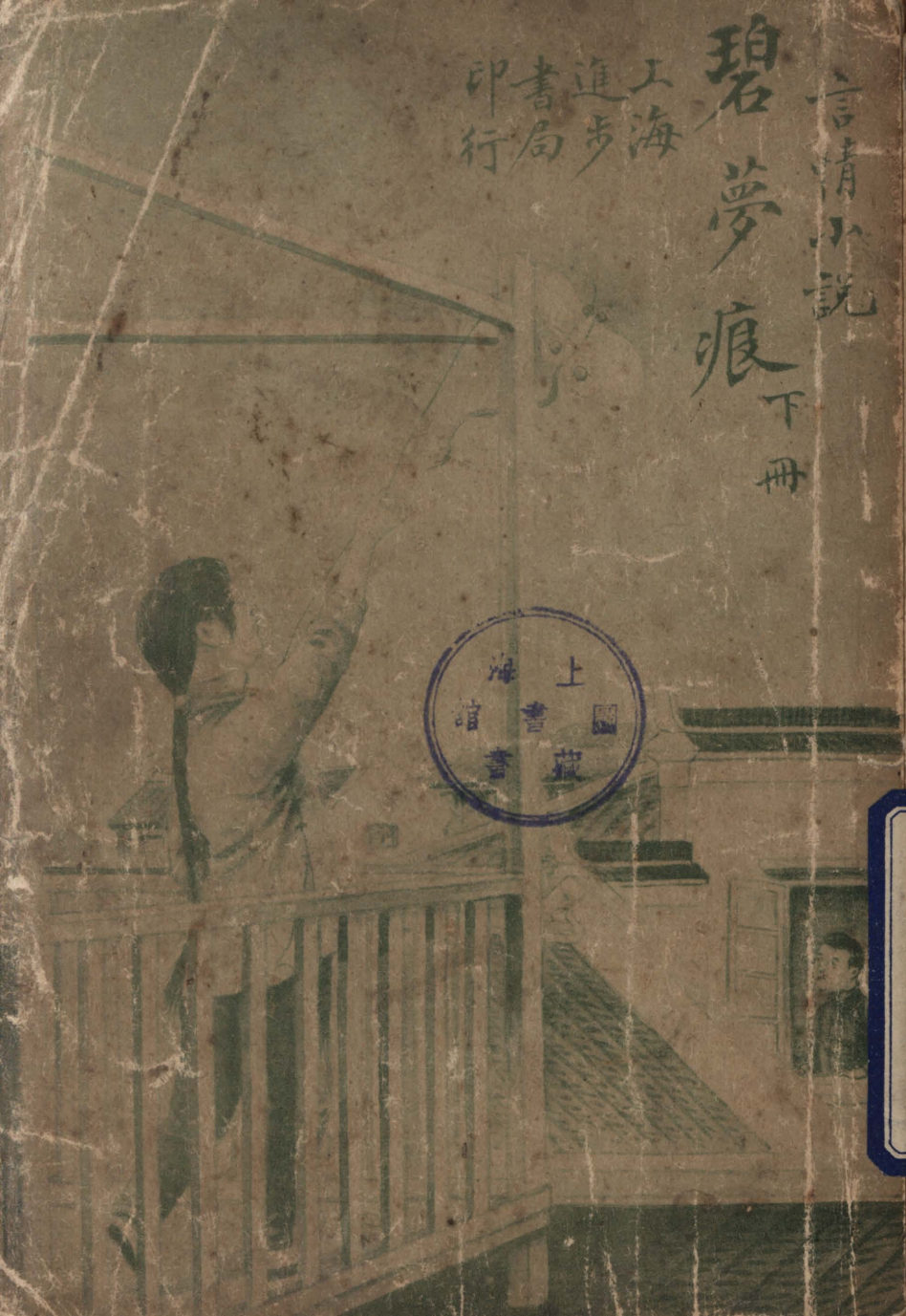


言情小說

碧石夢痕

下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579B

# 碧夢痕

泣紅尤支明著



紅羅亭主主韞梅  
剪雲館主佩馨評

## 第十三回

痴文郎春曉窺妝閣

病貞兒黑夜贈玫瑰

却說銀香兒聽得貞碧狂喊。卽忙奔到那邊。問道：小姐你喊什麼？貞碧道：你聽。鏗鏘的鑼聲。熒熒的火光。不要是那裏失慎呢？銀香兒笑道：沒有呢。貞碧定了。一定神。子細看時。原來這燭兒被風吹着閃閃的耀着光兒。那鏗鏘的却是自鳴鐘兒。其時正打着六下。因自笑道：我真昏昏了。怎樣就糊塗起來。銀香兒道：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這神兒安了。就沒有這樣的驚慌呢。說着和他下了羅帳。退將出去。貞碧倚枕愁思。把那個又悲又慘。又酸又苦的幻境。重復鈎將起來。繼又繫定心猿。強行自制。那裏還制得住。情之難如此霎時間。覺得天旋地轉。那身子就飄飄漾漾。登在雲霧中。一般睨着秋波向外流盼。恍恍惚惚的見夢書。

立在那邊背着燭兒在那裏拭淚。因難道夢哥哥你也憐我麼。斷腸之語轉瞬間却又不見夢書。但見那沁素持着一條萬丈的紅絲。呆呆立着。若有不悅的樣兒。貞碧定睛細視。却見一片茫茫的大海。波浪滔天。十分兇惡。那裏有什麼沁素。那怒濤奔騰中。現出一只斑斕猛虎。直向他撲將過來。貞碧大叫一聲。口中吐出好幾口猩紅的鮮血。耳畔聽得颼颼的風鳴。竹葉啾啾的鳥嚙。花枝抬着頭兒。兒已滿窗日影了。幻境迷離貞碧強行起來。開了窗兒。望着長天。喃喃的訴怨。那銀香兒捧了水進來。見貞碧對着風前呆望。便道。小姐你也該珍重些。清早起來。怎樣就對着風兒。貞碧道。我此刻死了。就好呢。有什麼珍重不珍重。銀香兒見小姐含慍。就默默的把水傾在一個銀盆內。貞碧對着鏡兒洗臉。那鏡中。卽現出一副慘白的臉兒。好如白紙一般。哀哉因塗上了些胭脂。纔覺得紅漾漾的。有些神色。銀香兒就和他拆開了髻兒。梳妝隱隱的聽得薔薇架那邊有些歡息的聲音。把眼梢射去。只見那向南的一行金漆欄干裏。邊立着一個

人蹙着眉兒垂着兩行涕淚在那裏痴望貞碧忙把頭兒探出去一瞧却是夢書冤家來了那夢書正在那邊張望見忽被貞碧窺破忙把帕兒掩着淚掉轉頭兒從洋台上一直走去兜到那邊見徐仙兒在西窗下梳頭他見了夢書就笑道好小爺你清早起來不在那邊陪着少奶奶却往那裏去夢書道我閒逛逛兒罷了徐仙兒道不知這裏齷齪地方可否請小爺坐一回我有句正經話兒告你夢書遂向一個彌陀榻上坐着問道什麼正經話徐仙兒慢吞吞的把髮兒挽了一個朝陽髻一手執了一個玳瑁小木梳兒梳着雲鬢寫他善媚工輕的說道好小爺你是個明白人故此問你一句話兒你可知道去年中秋的那一晚少奶奶同着藍小姐出去玩耍的事麼夢書道怎麼不知道徐仙兒道你既然知道則他們往那裏去的呢夢書道想也不過在門外看看月兒散散悶罷了夢書說話也甚留心徐仙兒道正是爲此呢那月兒難道庭內不好玩偏要到門外去我記得小的時節我父親和我講西廂記說什麼崔鶯鶯做了一首詩叫

做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那門外去玩月固不打緊却不怕那班輕薄子援着西廂成語就要編出風流佳話來麼這話兒本來不該我說的都因爲向蒙小爺另眼相看的故敢說出這忠告的話兒好小爺你去想一回兒我這句話是不是

又風雅又卑柔識伎倆精工乃爾

夢書道你的話兒也狠是但他們亦是逢場作戲的

頑這一遭兒徐仙兒道一遭不妨就來第二遭了像我們雖是做丫鬢的人蒙着老爺爺太太和小爺這樣的抬舉就一遭也不敢放肆祇怕外人生出是非來於老爺爺太太和小爺的臉上都沒光采夢書再要回答見金柔兒悄悄的走來

金柔兒悄悄走來爲下文第十六回伏線

說道小爺我各處的找你你却在這裏少奶奶待你用早

饒呢夢書遂跟着金柔兒到了泣紅館用了早饒卽往書房裏去

應着上回夢書勸讀語

待到晚間進來沁素迎着問道方纔徐仙兒和你講什麼

沁素那裏知道了必是金柔兒說的了

夢書道不過講些閒話兒沒有什麼緊要事

夢書之不肯說明即左右做人難之處

沁素道你知道

間壁的藍老爺爺在害病麼夢書道你那裏知道沁素道方纔宗寶兒來講這病

勢狠利害呢。

爲下同藍母  
祈福張本

夢書道：原來如此，却不知藍妹妹又將怎樣了。沁素

道：你也該去探望探望。藍妹妹和你情分不薄，你何不去走一遭兒。夢書道：既

然這樣，我此刻就去。可好麼？遂起身向外走着，聽得窗兒呀的一聲，那貞碧忽

然蓮步珊珊的進來，手中持了兩朶白玫瑰花兒。

與去春紅玫瑰  
精相映成趣

笑微微的說

道：夢哥哥，你是愛花的，我送給你兩朶花兒。這花雖是微賤，那潔白無瑕，還須

記念着呢。

有語中

夢書忙雙手接着道：多謝藍妹妹，又送給花兒與我了。這樣的

潔白，我正愛得狠可稱得冰清玉潔了。

心領神會

沁素也笑道：以茗華的素質，具霜

雪的清操，這花兒更覺可敬呢。

又進一步說

夢書取了一個羊脂白玉的小瓶，盛滿了

天泉清水，把花兒插在裏邊，供向一只大理石圓檯的中間。

玉瓶清水與石檯  
均爲花兒作襯

不住的向他觀看。貞碧道：兩朶花兒，怎值得這樣的瞧。夢書道：這花也狠奇，空

氣中無限的微塵，爲什麼却染不上他的素質。

真碧身分

別的東西，總不能這樣的

潔淨呢。

爲徐仙兒銀  
香兒的影子

沁素道：貞妹妹，我却有闕詞兒贈他，也用着如夢令的調兒。

並依着前韻。果然有第二個待我寫出來給你瞧。因取了筆兒寫着道。

紅豔妝兒全罷。如夢令來了好向王壺貯也。冰質本無瑕。

勸着鸚哥休罵。休罵休罵。會看白羅帕下。指着貞碧所遺之帕也

貞碧在旁注目凝睇。看到那末句不覺兩靨緋紅。眼眶裏頓時泓着一行秋水。

急背着桌兒暗行揩拭。那夢書也過來瞧着。沉吟了半晌便道。沁姐姐的詞兒

却好。但末句實是索解不得。不知是用着什麼古典。沁素道也沒有什麼古典

呢。不過比着他的白色便了。夢書道。白的東西很多。為何偏要用這白羅帕兒

沁素道。你且休管。沁素堅不肯說與貞碧同心你也該做首詩兒題咏題咏。况藍妹妹贈了

你。你亦當伸着這謝悃呢。夢書道。這樣說來。我也做闌如夢令罷。還有第三個如夢令奇極

寫了一回。遞於貞碧。貞碧接着看時。只見上面寫着道。

一片冰心無價。辭却紅塵黏惹。誰可訂同心。

好把瓊姿描寫。多謝多謝。這是黃金難買。



貞碧笑道。這小小的花兒。也不值幾個錢。爲什麼黃金難買呢。夢書道。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原不在這區區花兒上呢。沁素笑道。你這首詞。就算得瓊瑤麼。夢書道。不是呢。我不過表這永以爲好的意兒。貞碧道。這個永字。我却不敢望呢。爲第念一回對親談此張本夢書道。精衛填海。千古鳴冤。杜鵑啼枝。三春泣血。小鳥無知。痴心尙永不改變。何況這于祐的紅葉蘇蕙的錦字。任你海枯石爛地裂。天崩此恨。絲絲當無斷絕。那個永好。也是自然的。痴情貞碧道。夢哥哥。你又要說痴話了。倘然我今夜死了。這好還那裏能永呢。夢書道。你若死了。我就變作精衛。杜鵑。飛向深山。朝朝暮暮的啼血呢。沁素道。我勸你們不要做那精衛杜鵑。不如化作鴛鴦。鳳凰。罷。貞碧聽了。把臉兒紅着。低頭無語。那邊探菱携着笛兒。走來。笑道。貞姐姐在此。也不來知照我。一聲。虧得我閒步兒遇着呢。貞碧道。探姐姐。你可否把笛兒吹一曲。我聽。探菱道。我吹得不好聽呢。那裏有三杯酒的。身價。上提着貞碧道。你也別嘲人了。當說我也吃盡苦了一笑請你吹罷。我還要拜你爲師。學這

笛兒採芰按律吹着。覺得抑揚婉轉。颯颯動人。貞碧堅要請他教。

可見上回之不肯學全非

本意採芰遂把工商與他細論了一番。金柔兒來請一同去用晚饌。貞碧堅却不

肯兀自去了。三人同到虞夫人那邊用饌。虞夫人道。方纔聽說間壁藍老爺病

兒狠重。爲什麼藍小姐猶在這邊玩耍。他今年也十七歲了。却仍如小孩子一

般。尙沒有一點清頭。兒想又是徐仙衆人唯唯的不便回答。那徐仙兒在旁插嘴。

道。之放肆古人說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兒一些也不差的。識了些字兒就

一心的吟風弄月。把一切事兒都丟在腦後了。一網打盡採芰忍耐不住。我耐不

住啐了一口道。吟風弄月。雖是閒事。比那沒有學問的人。只曉得呵風罵雨。却

也勝些。徐暗雙着宗寶兒笑道。小姐講得狠是呵風罵雨。尙不打緊。只怕還要有

天無日頭的搬弄是非呢。當面直罵宗寶兒大有胆量徐仙兒聽了宗寶兒的

話。氣得臉兒也青了。受應却又不好發作。旋轉身兒向外去了。夢書用罷了膳。

同着沁素回房。夢書道。今日徐仙兒却被宗寶兒當面的痛罵。狠是快心。沁素

道。你不要快心。那禍正不遠呢。還須防着些。答爲十五回宗寶兒夢書聽了。猛自

吃驚。就悶悶的睡了。迨至睡覺起來。已是日高三丈。聽得隔牆兒吹吹打打的。

喧成一片。兒爲下文金柔夢書却也不在心上。起來了。卽去瞧那白玫瑰兒。則

已。花容憔悴。不比昨日的鮮明了。因歎道。昨日明明是含苞。初吐姿色。嬌妍的。

一。朶花兒。一霎那間。忽成老去。秋娘玉顏消滅。人生在世。也不過隙中駒影。眼

底浮雲。從孩提的時候。到那老死。祇值得一覺。邯鄲楊柳。柔腰芙蓉。粉面千金。

買笑。曾幾何時。却髮兒也禿了。齒兒也落了。皮兒也皴了。背兒也佝了。流盼的。

秋波。變作一副淚眼。嬌紅的蓮臉。堆成兩鬢殘黃了。可憐今日。雞皮鶴髮。蟠腹。

僵肩的婦女。他曩時也是個皓齒明眸。關中第一流的人物。和這個花兒當也。

同病相憐。這樣看來。人在世上。萬事皆淡淡的。就是了。何必摳心擣胆。苦苦的。

用着痴情。從今以後。早割斷這萬丈情絲。踢破那三千慾界。懸着一盞清清淨淨。

淨的心燈。閃開兩只爍爍明明的慧眼。却免去無限煩惱。無限悲愁。豈不好麼。

想到此處覺得身輕體健如釋重負的一般。回苦海是無邊忽又轉念道。啐我也痴了。麼四大皆空。安有色相。三昧既脫。當歸無際。須把這身子滅了。纔好呢。人生皆幻境。無非過眼虛花。躍馬臥龍。同歸黃土。何用在這五濁世界中。偏要爭出那個清清潔潔的法相來。況乎藍妹妹的痴情。沁姐姐的愛情。宗寶兒的柔情。徐仙兒的嗔情。吳玩香的閒情。銀香兒的狂情。離離奇奇。虛虛實實。好好一個。偌大的情天。兜率宮中現出那萬千變相。教我從那一處下手去驅蕩。這情魔呢。夢書一點靈性。若明若昧。好如江上潮頭。起落千丈。瞥見金柔兒匆匆的走來。喊道。小爺你快來瞧呢。夢書猝然間心中別突的一跳。亟搶步隨去。瞧着正是。

春蠶作繭絲絲縛

粉蝶穿花處處迷

要知夢書所瞧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貞碧睡夢中恍惚情形悽極慘極我欲爲之放聲哭矣  
前番杯中之影其影淡故爲情也亦淡此番鏡中之影其影顯故其爲情也  
亦顯貞碧貞碧何自苦乃爾

貞碧之贈白玫瑰其亦孤注之一擲乎虛碧軒三杯春酒釀成不白之冤文  
藍二人之情至此實生一大風潮也我想貞碧當時手攜白玫瑰兩枝盈盈  
至泣紅館呈諸夢書其心固有不勝其苦者矣

此回爲夢書用情之正面文字矣而先以薔薇架外顰眉垂淚出之與貞碧  
之笑適成絕對大有可觀

有白玫瑰而夢書之信心始堅卽夢書之用心斯極此觀花之感慨所由來  
乎自第二回至此文藍之情於是有如火之熱如膏之黏矣

第十四回 纏病魔藍母祈福 說因果月老游魂

却說夢書見金柔兒匆匆相喚心中惶惑亟隨他出去走到闌干那邊向東院

瞧着見有一個法官。戴了四方的皂帽。穿着金繡的紅袍。執了一方玉笏。指手畫脚的。在那裏踏罡念咒。合着眼兒。運着氣兒。畫了許多符。把寶劍不住的亂揮亂碰。好似發瘋一般。旁邊許多羽士。都是忙得了不得。打鑼鼓的打鑼鼓。吹喇叭的吹喇叭。弄簫笛的弄簫笛。彈三絃的彈三絃。興會淋漓。不啻優俳歌舞。只見那藍夫人。插了滿頭的鮮花。搽了一臉的脂粉。穿了一件雨過天青色的披風。束着一條百褶挂金鈴的紅裙。打扮十分整齊。却恭恭敬敬的隨着他們。東磕頭。西作揖。真像的神兒。站在那邊。可愚人金柔兒道。小爺他們在做什麼。夢書笑道。這個就是做鬼戲呢。金柔兒信以為真。見銀香兒出來。卽喚道。銀姐兒。你家今天爲什麼做鬼戲。銀香兒猛抬頭。見夢書也在那邊。便笑道。小爺你爲什麼不到這裏來瞧。夢書見了銀香兒。想着一件事。就輕輕的把手向他招了一招。銀香兒見夢書招他心中懷着鬼胎。笑嘻嘻的就到泣紅館來。紅着粉臉。柔着嬌聲。輕輕的問道。如狂態好小爺。招我做怎。那少奶奶呢。徐姐兒。宗姐兒呢。

有話內因夢書道。我問你一句話。你且到裏邊來。銀香兒忙跟了他進了外軒。笑迷迷的說道。什麼話呢。爲何欲吞欲吐的。令人不耐煩。夢書道。我問你不是別的事。就是這一樁事兒。今天爲什麼要去請那班羽士來。銀香兒道。我道是什麼緊要事。原來不過這句話兒。掃一場我來子細告訴你聽。我們老爺前日回來。得了一個肝陽的病。太太就去延了一位女巫來看鬼。他說什麼是前世的妻子來尋他。堅要他同到陰間去做夫妻。經女巫再四的勸解。並許他做一天道場。超度他到西天去。他方纔應允了。女一片鬼話故今天延了二十多位道士。拜那大梵懺。還有達天表。破地獄。種種的法事兒。狠熱鬧呢。羽士的種種做作原書道。你們老爺今日的病勢。就該減輕了呢。銀香兒道。老爺聽得了鑼鼓的聲兒。就鬧得發了兩次暈。原來不能去病反爲但是。要博那女鬼的歡心。也顧不得呢。豈有此理小爺。你晚上來瞧做法事兒。我問着再來。說時。卽趕緊的走了。夢書走進內房。把這事向沁素述及。沁素笑道。這個鬼兒。却也多情。還不忘着故夫。

就要把。鄴。都。地。獄。當。作。溫。柔。鄉。與。他。剝。衣。亭。內。乘。涼。血。盆。池。中。聚。浴。奈。何。橋。頭。玩。月。尖。刀。山。上。登。高。望。鄉。台。春。日。亂。雲。森。羅。殿。秋。宵。乞。巧。這。鴛。鴦。香。塚。也。覺。得。鬼。趣。橫。生。呢。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沁素吐屬往往不肯過刻夢書道。這樣說來。還要乘着般若船去采蓮。向着孟婆亭去品茗呢。二人正在談笑。那宗寶兒持了一個東兒走來說道。間壁藍府上有個東兒來請小爺用酒。夢書看了一看道。知道了。說我就來呢。宗寶兒遂去回復了。夢書換了衣服。往東院去。見那陳羊弟兒。還有李夫人的兒子李壽。都在那裏。藍夫人忙來招呼。閒談了片時。他自有事去了。須臾擺了筵兒。四個人坐着飲酒。夢書和那班人一塊兒。甚覺沒趣。還虧那李壽。雖是個書獃。論着詩詞。尚可入耳。有其母必有其子所謂家學淵源喝了一回酒。就散席了。夢書坐着無聊。正欲起身告別。忽見貞碧揭着帘兒進來。笑道。夢哥哥你冷靜麼。我趁着閒兒。特來陪陪你。遂斟了一盞碧螺春茶兒。遞於夢書道。夢哥哥請用杯茶兒。解着這相如的渴病。夢書接了盞兒。笑道。黨太尉家中。亦有此清高風景麼。那



陳羊接着說道。黨太尉雖是銷金帳下。飲羔羊美酒。亦何嘗無湯甌境界。豈獨

有張志和蘇蘭薪桂。乃爲高風麼。如直顯貞碧道陶穀的雪水烹茶。此種韻事。固

非黨太尉所能望其肩背。又何論這湯悅的森伯頌呢。此駁得甚見本心陳羊道。

甌中詩句。金生全爲幻術。腋下清風。盧同難免痴名。那綦母靈的伐茶飲序。誠

足引爲龜鑑。陳羊無理取鬧李壽道。茶雖有瘠氣耗精的害。却有明目益思的

益處。這餘甘氏不夜侯的美譽。胡嶠不是有詩的麼。未可把他一筆抹殺。貞碧

笑道。我這一杯茶兒。却引你們說出許多古典。虧得我沒有多斟幾杯。把獨斟

書的漏洞趁此若多斟了幾杯。只怕連那探茶的女子種茶的農夫。都要搬出

來呢。善解紛子那時衆人都笑了。夢書道。我要去了。貞碧忙道。爲何呢。可是嫌着簡

慢麼。夢書沉着臉兒。微露出那不悅的顏色。貞碧道。這裏被鑼鼓敲得狠煩。厭

不如到那邊去坐一回罷。卽引着夢書到虛碧軒。貞碧善解人笑道。這裏坐罷。

其如聲聞我去攜茶來。遂向妝台上取了一個自己用的西洋磁碗兒。去泡了一杯。

雀舌冰芽說道。你嘗嘗這茶兒好不好。夢書吃着茶。莞爾的說道。好呢。這裏坐着覺得心曠神怡。如登着清涼世界了。貞碧道。此刻去請沁姐姐來。好麼。夢書道。也不必了罷。他出這門兒。狠難沒有金批。令箭就不能。苦這是做媳婦的。容泰然殊非容易得來。貞碧道。據你說來。你現在登着清涼世界。他却在黑暗世界束縛於。專制政府之下了。夢書道。我們雖是同着一個世界。然而世界裏的世界。却是言人人殊的。就是這裏幾個人。其所處的世界。絕不相同。你看那班羽士。他處的是神權世界。若銀香兒一輩人。處的是奴隸世界。陳羊弟兄。痴心妄想的。是處着混沌世界。李壽一心的把圖上進。毫無別的思想。是入了名利世界。你的母親。凡事得有全權。獨享着自由世界的幸福。你父親現在有了病。就是登着陰陽世界了。爲念一同藍。貞碧道。我和你呢。夢書道。我和你却是困鎖在銷魂世界的裏頭。須待那魂兒銷了。化了。烟雲方能罷休呢。貞碧笑道。我們何不也入了自由世界。無拘無束的。豈不好麼。夢書道。那裏能彀呢。這自由是有權

限的。除非死了纔乾淨。貞碧道。若是死了就入了離恨世界了。夢書道。這個世界祇怕就在眼前。爲十九線不必待到死後方有呢。說罷不禁心中無限的感傷。遂別了貞碧。回到房中。悲悲切切的踏在一只楊妃榻上。那魂兒就變了一縷清烟。飛將出來。真箇銷魂了隨着風兒悠悠揚揚的落在一座離恨山上。那山雖不甚高。却是一重重的奇峯迴繞。一行行的怪樹迷離。望不見什麼去處。夢書信步閒行。到那斷澗殘壁的地方。現出一個大大的迷魂洞。黑沉沉不見底。但覺酸風切切。慘雨迷迷。夢書兀自驚慌。那身子不由得跌下去。乃是一片平陽裏邊。却好好的。一個溫柔世界。只見春光明媚。芳艸暄妍。樹上的桃花燦爛如錦。那邊假山複疊。奇石玲瓏。原來就是鎖春園。夢書玩了一番。卽向那寫愁亭中坐着。忽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婢。嫋嫋的走來說道。先生請到書齋裏去。我家小姐出來了。夢書遂出了寫愁亭。步進那埋香館來。則見一個美麗的佳人。坐在裏邊讀書。恍惚中酷似貞碧的樣兒。碧的是身那佳人見夢書進來。就站

起嬌軀鶯聲瀝瀝的說一聲先生請安夢書擁着臯比瞧他誦讀果然靈氣所  
鍾不同凡質詩文辭賦過目不忘因問道小姐你今年幾歲了那佳人羞答答  
的回道虛度一十五歲夢書道可愛月員年齒已是這樣聰明那佳人取了一  
本唐詩來請夢書講解夢書和他行行判白字字推敲講到那海燕雙栖玳瑁  
梁之句那佳人頓時蛾眉鎖怨鳳目含波竟嗚嗚咽咽起來夢書見這光景大  
是憐憫把一方紅繡帕兒和他拭淚那佳人扭轉身兒向內去了夢書悵然若  
失忽忽數天條見前番的小婢手中持了一個字條兒遞於夢書道此我家小  
姐絕命詞也夢書接來一看那佳人原來爲我而死想起梧桐相待老鴛鴦會  
雙死的話兒把頭向柱上撞去聽得礮然一聲却仍從迷魂洞裏跌將出來依  
然是慘淡風雲一個淒涼世界夢書離了迷魂洞度過了斷腸嶺前面乃是醉  
情關了在以上的情苦處都夢書無心戀景亟亟前行見一座金碧輝煌的現相城  
回到現攔住去路夢書走進城去行盡那憐芳街穿過那啼紅徑却是自己家

園滿架薔薇都已開放。那貞碧執了一柄輕羅小扇。在那裏撲粉蝶兒。回頭見了。夢書禁不住珠淚橫流。掩面啼泣。夢書上前勸慰。突來着月下老人手中持了一條赤繩。吁吁的說道。前生孽障。結成今世惡緣。適纔迷魂洞裏。卽是你們的因果。無奈鴛鴦譜上未註芳名。徒令恨海裏波濤險湧。愁城中日月添長。會當綠章啓奏。緣訂來生了。却這件公案。復向貞碧道。湘簾夜泣。無異花下哀啼。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相思。地獄亦徒自困苦呢。貞碧聽了這話。更覺得悲悽苦切。就放聲大哭起來。夢書陪着他。也是號陶痛哭。那兩人的哭聲。團成一。片兒。好比鳳台雙管。正是音悲別鵠韻。慘離鸞的時候。忽然半空中飛下一個的美人來。笑道。月下老人。狠不解事。這樁公案。惟有我來措辦呢。遂向夢書道。哭也無益。且從長計較。萬兩黃金。何難贖回。這蔡家少女。這叫做人定勝天呢。夢書哭得天昏地暗。驀然間聽得人定勝天四字。把頭兒抬起。問道。姐姐。你是何人。却有回天的大力。美人道。我姓秦。名磨。原來是情冤專司着人間怨痴兩府的。

姻緣現在月下老人年歲大了。辦事糊塗得狠。把那紅絲亂繫。風流才子偏遇了。姨母無鹽。窮窳佳人反嫁了庸夫俗漢。可月殺老遂使怨痴兩府中擠着無數的冤魂。最是可笑的。他是雙目失明。故繫結紅絲。都是暗中索摸。往往一個人的足上。無論男女都繫了十數條紅絲。遂致有的是金釵羅列。有的是邸舍私奔。擾擾情天。幾無一片乾淨土。那怨痴兩府又增了無數冤魂。虧得我在那邊和他一一的分配。漆洧假以藍橋。蜂蝶通以紅葉。緣長緣促。分以燕燕鶯鶯。情淺情深。判以真真好。好錦瑟。則杜鵑寫恨。青樓則花葉爭研。極至月下片言風前。一面詩中燕好。夢裏歡娛。莫不細意牽連。精心撮合。那怨魂痴魂方纔得着個解釋的地位呢。夢書道。我們這件事。你又將怎樣辦理。美人笑道。你休情亟呢。隨我來。便了。夢書隨了他。穿過芳徑。繞出畫廊。到了那蘊玉樓中。覺得香霧氤氳。蘭烟飄蕩。那邊設着一只玳瑁床。下着那流蘇寶帳。美人道。你試揭着這帳兒呢。夢書把兩扇帳兒輕輕揭起。却有一股暖烘烘香噴噴的微風兒。直沖出

來把夢書吹得骨軟筋酥身不自主只見裏邊睡着一個人覆了翡翠的合歡  
衾擁了珊瑚的相思枕秋水朦朧似覺非覺顯出一種溫香軟玉的態兒夢書  
細細瞧着那種愁情怨意酷似真碧而杏臉溫存桃腮媚媚又似沁素夢書撲  
朔迷離暗自疑訝那美人含着笑的走來說道春宵苦短好事難長還有什麼  
遲疑呢把夢書向床內推去一動情窺往流于非禮情夢書跌在床上好似  
眠在那花叢裏一般軟綿綿的掙不起來不禁高聲大叫道沁姐姐藍妹妹快  
來扶我一扶夢書一聲叫嚇得沁素如飛的走來正是

鴛譜難教聯好事 蜂媒徒是試痴心

要知沁素走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剪雲館主加評

文藍二人與陳羊等聚談一段寫得情致離落肅然無興我不願讀亦不忍  
讀

貞碧與陳羊辨駁之事。雖屬過渡閒文。然有此一段。方可將十二回之翳障。一筆掃除。仍現出貞碧昭昭心地。故實爲此篇中不可廢之文字。銷魂地獄。確係文藍二人葬身之地。夢書却聰明想得出來。離恨山則有迷魂洞。溫柔世界則有鎖春園。可見情之難已也。亦甚矣。迨至埋香堂裏。空聞紫玉哀歌。斷腸嶺前。憑玉環羅襪。其誤人正復不淺哉。情而偶偏。則魔卽生焉。一着魔。便成淫蕩矣。故用情之道。交以神。不可泥以跡。正如新學家所謂精神之愛。非肉慾之愛也。夫善用情者。莫如夢書。然尙不免有此一夢。彼迷于情者。固無怪其以蕉鹿作事實矣。

第十五回

銀香兒賞月賣風流

藍貞碧借書訴衷曲

却說沁素聽得夢書大叫。亟走來問道。你叫什麼。夢書模模糊糊的答道。我跌死在情窟裏了。沁姐姐。藍妹妹。快來呢。沁素笑道。你快緊扣着唐三藏的意馬。祭起那韋陀的降魔杵。揮動那周穆王的切玉劍。燃着那太上老君的三昧真



火照得亮亮的。自然能逃出那霄家姊妹的九曲黃河陣了。夢書道：我此刻身子都癱化了。怎樣能走呢？情之流毒至此沁素把他扶了起來。夢書睜開了眼兒。四下的觀看。笑道：原來是夢。甯沁素道：你夢中爲何叫藍妹妹？夢書道：我夢中遇着了藍妹妹。又遇了月下老人。說了一番因果。後來忽來了一個美人。叫什麼秦磨。他強要撮合。遂弄到這個地步。我此時纔知這秦磨不是好惹的了。大敬沁素笑道：那磨家四姊妹本來都是兇惡異常的。你爲何要去惹他？夢書忙道：這一個秦磨。你是知道他來歷的麼？沁素道：豈有不知道？那磨家四姊妹是兩個娘兒生的。他的父親叫做磨章。娶了一個妻子。生了三個女兒。後來妻子死了。續娶了一個印度婦人。又生了一個女兒。那秦磨就是最大的。他嫁與宋朝秦檜的父親。故名秦磨。他的手段最陰險。渾名叫胭脂虎。第二個是嫁那晉朝歷陽太守錢鳳爲媳。稱爲錢磨。聲名甚是平常。與那孔方兄有私情的。第三個是鄒磨。第四個是燕磨。在漢朝的時候。一同出嫁的一個。嫁于鄒陽。一個嫁于燕倉。

這鄒磨兩臉緋紅却也美麗獨是他的性兒狠暴動不動就要毆人罵人那燕磨是印度人生的故滿面焦黑殊不雅觀他有一件最殘忍的事兒他喜吃生人的骨髓一年中不知要被他去多少人呢夢書道你的話可真麼爲什麼他姊妹四個却嫁了三朝的人沁素道他嫁的人多呢現在世上的人那一個不娶着他在家裏夢書恍然笑道原來你通是假話我倒認認真真的聽你講沁素道雖是頑話却都是實在的情形呢沁素正在那裏說忽聽窗外一聲咳嗽那徐仙兒突然進來訕訕的說道少奶奶好講得頑話我却不懂呢那秦磨的陰險錢磨的私情鄒磨的暴躁燕磨的殘忍你都在那裏見來賊人夢書道我們講頑話你怎麼聽得這樣的詳細徐仙兒冷笑一聲道我方纔從太太那邊過來動不動插聽得少奶奶講得好聽故就住了步聽一回兒不打自古道隔牆原有耳窗外豈無人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沁素道我們講頑話原是給人聽的若怕人聽得也就不講了徐仙兒道好呢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講

出。一。句。話。固。是。衙。門。裏。進。得。典。當。裏。當。得。不。像。那。班。小。戶。人。家。的。婦。人。動。不。動。  
就。在。枕。頭。上。告。狀。徐。仙。兒。這。樣。說。那。窗。外。忽。然。嗤。的一。聲。徐。仙。兒。倒。覺。得。臉。兒。  
紅。了。然。見。了。不。捕。快。白。不。出。了。說。道。少。奶。奶。你。終。究。講。的。什。麼。事。沁。素。道。我。是。講。頑。話。那。裏。  
有。實。事。來。徐。仙。兒。強。笑。道。你。是。講。給。小。爺。聽。的。故。不。值。得。告。訴。我。呢。就。拂。着。袖。  
兒。去。了。徐。仙。兒。方。纔。出。去。那。宗。寶。兒。笑。孜孜。的。進。來。說。道。我。不。該。逼。着。徐。仙。兒。  
到。裏。邊。來。惹。他。一。番。的。廝。話。夢。書。道。你。怎。樣。逼。他。宗。寶。兒。道。我。從。那。邊。一。路。行。  
來。見。那。徐。仙。兒。伏。着。窗。上。竊。聽。徐。仙。兒。的。竊。聽。原。是。此。的。為。第。六。回。金。柔。兒。語。補。筆。的。我。不。該。咳。了。一。聲。嗽。  
他。就。欲。逃。不。得。走。將。進。來。我。方。纔。聽。他。的。話。實。是。氣。死。人。的。原。來。你。也。在。竊。聽。真。所。為。捕。快。賊。出。  
笑。身。一。沁。素。道。宗。寶。兒。你。想。想。這。徐。仙。兒。奇。也。不。奇。我。在。講。頑。話。却。要。他。多。起。心。  
來。宗。寶。兒。笑。道。那。四。樣。他。都。佔。全。呢。那。得。不。要。多。心。夢。書。道。他。怎。樣。就。佔。全。了。  
宗。寶。兒。道。他。若。不。佔。全。就。不。一。樁。樁。的。問。呢。天。衣。無。縫。宗。寶。兒。講。了。一。回。也。就。去。了。  
一。徑。到。虞。夫。人。這。邊。見。他。却。忿。忿。的。獨。坐。在。那。裏。奇。宗。寶。兒。笑。道。太。太。你。一。個。

人冷靜麼。那徐仙兒呢。虞夫人道。徐仙兒方纔出去。現在我是應該冷靜了。除了你和徐仙兒。還有那個走來。那少奶奶是個高樓上的千金小姐。終日藏在房裏不出來的。小爺伴着妻子。也就一步不離了。教我那得不冷靜呢。宗寶兒笑道。太太。你也原諒着他們。小爺是要到書房裏去念書的。少奶奶這兩天在繡。那老爺和小爺的眼鏡袋。故就沒得閒了。虞夫人道。你可知道麼。去年中秋的那一晚。終究是什麼樣。我方纔曉得這事兒。兒分明是徐仙兒說的了我們雖不是巨紳顯宦。然而家法是素來嚴肅的。只怕未必斷沒有婦人家出着大門的事。現在怎樣就大換門風了。宗寶兒道。沒有這事呢。那晚我同着少奶奶一塊兒吃月餅。何嘗出着大門兒。虞夫人道。你不要迴護他呢。宗寶兒道。他們都是太太的兒女一派兒的人。兒暗驕徐仙兒是外人況且太太御下是最慈的。倘使實有這件事。也斷不致把他們來處死。來驅逐。何用着我們丫鬢來迴護呢。明指着丫鬢不能夠問大骨肉宗寶兒却是方虞夫人笑道。你話兒却也不差。但是他們年輕的人。總是沒清頭的。你幫我留心。

查察着。免得壞這家聲。虞夫人一番話。不提防適被薛媽聽得。他就忿忿的到探菱那邊。一五一十的述告小姐。探菱道。這又是徐仙兒的作怪了。薛媽道。方纔宗寶兒回得却狠好。但是他說是沒有這事的。你須去知會聲少奶奶。同了這口供兒。不然宗寶兒却要受擠呢。有年紀人到底想得週到探菱點着頭心中實是憤懣。恨不得食着讒人的肉兒。爲下回話徐仙兒伏線就立起身來奔到泣紅館去。那時夕陽初逝。懸着一彎新月。見東院裏洋台上邊坐着一個人。望着月兒口中咿咿啞啞的唱。那吳歌探菱也無心睬他。一直進了泣紅館。見夢書和沁素在閒談。却不便把這事提起。坐了一回。聽得那邊歌兒越發唱得高了。夢書道。那個在唱歌。遂走到洋台上一瞧。只見銀香兒倚着欄干坐了。穿了一件淡藍的竹布衫兒。鬢邊簪了一朶粉紅的芍藥花。引着珠喉。曼聲朗咏。夢書道。銀姐兒唱得好。却沒有聽過你唱。銀香兒見夢書來和他攀話。就住了歌兒。笑道。鄉歌我間的歌曲。小爺不中聽呢。夢書道。你家今天有事。你却有閒在這裏唱歌麼。提醒上回銀

香兒道。小爺你看這細細的銀鈎彎彎的玉魄絕如張敞畫的蛾眉怎好孤負他呢故偷着閒在這裏玩賞一回兒並唱曲歌兒散散心小爺你不嫌粗俗我再唱曲歌兒你聽。銀香兒却有這樣風雅的話夢書道銀姐兒的妙音我最喜聽呢。銀香兒低着眉尖盼着秋波低低的唱道。

一更裏。月初升。姐兒房中暗傷神。菱花愁對窺孤影。怕只怕。照見那。淒涼一片別離心。

夢書笑道鏡中怎樣能照出心來。不要是秦宮的寶鏡麼。銀香兒又唱道。二更裏。月倍明。倚着闌干淚珠傾。蛾眉深鎖空闈恨。可憐那。悄

悄的。落花無主又黃昏。

夢書道這落花無主又黃昏煞是可憐得狠。銀香兒又唱道。

三更裏。月光盈。怕繡鴛鴦且停針。流蘇帳內春光冷。剔盡那。燭花兒。愁腸婉轉夢難成。

夢書道。這個淒涼境界。令人那裏消受得起呢。銀香兒又拍着欄干唱道。  
四更裏。月西橫。解帶圍腰瘦。幾分爲郎憔悴。還自晒。想當年。倚  
樓頭。薔薇笑。擲早銷魂。  
五更裏。月已沉。無端蝶使鬧。恹恹。暫慰相思病。可恨那。杜  
鵑兒。一聲驚破夢中情。

夢書道。好歌好歌。你在那裏學來的。銀香兒道。這是小姐教我的。他唱起來。比  
我還好呢。夢書道。這歌兒可是你家小姐編成的麼。銀香兒道。我也不知道呢。  
小爺你愛聽這歌兒。我明天閒了。當多唱幾曲給你聽。但望你聽了歡喜。就是  
了。夢書道。多謝你這樣的愛我。教我怎樣報你。銀香兒笑道。小爺你又來了。你  
歡喜聽我的歌。我就榮耀呢。銀香兒一頭說一頭把那個眼兒射將過去。忽然  
眼梢裏瞧着那邊一個人向他招手。子細一看。却是藍夫人忙蹬着雙鉤。如旋  
風的去了。到了藍夫人跟前。藍夫人道。今天這樣的忙。你却閒空兒唱歌。你

也該幫着做事兒。銀香兒連聲唯唯。到那邊去幫着理杯盞。不一時就發晚饅出來。那羽士做完了法事。飽餐一頓。都稱謝着去了。銀香兒去找那小姐。來到老爺房中。見老爺倚坐在床中。喘喘的說道。現在好了。那班忘八的去後就清靜了。我神兒也爽了許多。藍夫人道。現在驅除了鬼。自然要神清氣爽了。藍圃道。好人家有什麼鬼。這都是騙錢的話兒。這鬼怎能附得上我身。藍夫人道。你不要不信。那鬼神是一定有的。牢不藍圃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貞碧在旁接着道。方打過三更。藍圃道。我睡在床上。甚是厭悶。可有什麼新奇的閒書。取幾本來消消閒。貞碧答應着退出。暗忖道。這新奇的閒書。除非夢哥哥那裏。却狠多着。但是此刻已是三更時分。他們早已睡了。怎好去取。然若沒有書。就逆了父親的意見。病中不要動了。怒更提着肝火。殊爲可慮。孝思心中輾轉思維。便道。我且悄悄的過去。他們雖是已睡。我輕輕喚開了門。自己也好向書櫥中取的。况夢哥哥情誼深重。向來不避着嫌疑的。有什麼不方便。遂緩移着玉趾。從薔



薇架下穿到那邊喚開了旁門直到泣紅館隔着窗兒向內凝視則見錦幃半下寶鴨烟迷梳妝台上點着一盞綠琉璃的西瓜燈耀着暗碧的光兒微聽得床頭唧唧的發出一種怪異的聲音浪貞碧呆了一呆細細聽着乃是鼠兒在那裏剝啄食物帳中鼾聲隱隱分出兩種的響兒貞碧細想他們春睡方酣何忍去驚殘同夢的多情人方欲返身迴步又想既到此間何不硬着頭皮進去因輕輕把窗兒叩了兩下聽得沁素就醒了問道外面是那個貞碧道沁素姐姐是我呢沁素聽得是貞碧的聲音甚是疑惑起來把門兒開了笑道貞妹妹你半夜三更到這裏來什麼事呢可是學着那文君麼可惜我不是司馬長卿不然就同你到臨功去了貞碧道沁姐姐休取笑我我爲着父親要閱閒書故特來借幾本書兒你快去睡我自己取着便了不要鬧醒了夢哥哥使他恨着我的不情沁素道令尊的貴恙好些麼貞碧歎道我父親的性兒素來是剛愎的平時家裏頭的事情總不能稱他心他悶在肚子裏就起了這個病兒肝火大得

狠齒舌都焦着。一不合意。就要怒罵。醫生說防他肝厥。今晨果然厥了兩次了。可憐我是個伶仃的女子。不能博他歡心。又沒有一個弟兄在膝下承他的色。笑祇留着我一個苦命人周旋其間。倒不若死了也覺得乾淨。沁素道。貞妹妹。不要說這傷心話兒。那兒女豈不是一樣的麼。他年贅了一個金龜婿。與兒子也差不多呢。貞碧道。沁姐姐又要說笑話了。不像你嫁着這般的溫柔嬌婿。勝有聲有色不畫眉京兆。熨體荀郎。讓你獨占着齊眉佳話呢。貞碧尙未說完聽得夢書在夢中喊道。藍妹妹。你何忍心的棄了我。我就別嫁着韓椽了。你可記得。月台上的風箏兒。南窗外的薔薇兒。金漆盤內的糖兒。白玉瓶內的花兒。碧羅帕內的詩兒。麼。貞碧聽了好如一盆冷水向背上澆着。心中就比着有幾萬把尖刀在裏邊亂攢亂簇。沁素忙走向床前去喚夢書。正是。

從頭抽起絲千丈。

當面掀翻血一腔。

要知沁素去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沁素之解釋情魔來歷亦不過逞其懸河之鋒利耳。乃自有徐仙兒之竊聽宗寶兒之訕笑。此語遂若有成見于其間言之不可不慎。乃爾

此回寫徐仙兒之竊聽用明寫法者實爲下文虞夫人一段語作引線也。蓋不如此不見緊湊。

中秋踏月。悄往街頭。固是沁素等失于檢點處。未可專怪徐仙兒。銀香兒一輕狂婢子而對月高歌。偏饒雅趣。甚是難得。雖然銀香兒之歌。銀香兒固有深心也。蓋櫻桃花下小呢子亦熱中久矣。安得不借此以一爲發洩乎。

借書一段。寫出貞碧千迴萬轉之柔腸。誠覺有聲有色。溫柔嬌媚一語擲地當作金石聲。貞碧心事全現于沁素之前矣。

第十六回 破情魔四夢月老氏 警讒慝雙詰徐仙兒

却說沁素聽得夢書這樣的話。恐貞碧羞慚。忙走到床前去喚醒他。並掀開了帳兒。把夢書身子亂推。說道：「不要胡鬧了。藍妹妹在這裏。夢書驚醒轉來。把眼兒睜了一睜。說道：『難道真個在這裏。却没有嫁去麼。』沁素道：『你瞧呢。那邊立着的。不是藍妹妹是誰。』夢書抽起身來。一瞧。喜道：『好好真個在這裏。没有去。没有去。藍妹妹。你可是念着前情。特來與我訣別。』麼貞碧道：『我今晚又不死。爲什麼。要與你訣別。』夢書把眼兒揩了又揩。凝神的瞧着貞碧。因復遲疑道：『以夢想麼。要與你訣別。』

復以實事爲夢想夢書之顛倒何乃爾痴情迫之使然耳

藍妹妹我與你此番相會。不要是夢中呢。貞碧笑道：『你方纔是做夢。此刻却不是夢了。我與你仍在這銷魂世界上。』

應上十四回中的語

遂過來向床沿上坐着。問道：『夢哥哥你方纔做什麼。爲何這般的病狂起來。』夢書道：『我方纔正同着前番的秦磨。到你那邊來瞧你。三個人坐在一塊兒談心。狠是有趣。忽見那月下老人走來。因前番秦磨謗着他。他就放出推花的手段。把秦磨推了。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刀兒。將秦磨身上纏的許多絲。盡行割斷。』

一割斷了。這個絲你就走到那邊去。却有許多婦人和你打扮起來。戴了鳳冠。穿了霞帔。說是出嫁去了。我就拼命的叫你要和你講句話。你却頭也不回。若陌路的樣兒。我因此大慟起來。三腳兩步的要趕上你。却被月上老人一把拖住了。手舉起刀兒。要剗我的心。藍妹妹。你想我慘不慘。說着又揮起淚來。貞碧道。夢哥哥。你哭什麼。這是夢呢。沁素也說道。現在藍妹妹在這裏。你還要哭什麼。夢書悲悲的說道。現在雖是藍妹妹陪着我。然終有這樣的一日呢。沁素道。你可是夢還沒有醒麼。就這樣的痴起來。貞碧道。夢哥哥。我勸你不要哭了。俗語說。夢是反的。夢貧則得財。夢賤則得貴。你何苦如此呢。貞碧此言實欲慰夢書耳。遂不顧嫌疑之夢書道。真個是反的麼。這是上天的保佑了。忙收了淚。臉上就堆起笑容來。向貞碧問道。藍妹妹。你半夜三更來做怎。貞碧道。父親要看新奇的閒書。故來問你借幾本。你可有什麼新小說。夢書道。有有有。在這書櫥的第二格裏邊。有一本譯出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却甚多情。你將去給你父親看罷。貞碧取了書。

興辭而去。回到家中。把書呈于藍圃。藍圃道：時光不早了。你也去睡罷。我不用陪呢。貞碧退至虛碧軒。卸了妝。換上了睡鞋。向錦被中睡去。却翻翻覆覆。不能成夢。那心上的念兒。就像大洋中的巨浪。湧起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百愁交作。萬緒紛呈。想起夢哥哥的恩愛。深如渤海。重若太山。把我的口兒。兒鼻兒。眼兒。盡行割將下來。打成了肉醬。也不能支架他的愛情。把我的心兒。肺兒。肝兒。腸兒。統行剗將出來。燒成了灰燼。也不能抗對他的美意。方纔他夢中的光景。我雖不至這樣寡情。然恐有七八分是將來結果的預兆。可憐我生在專制之國。毫無一點自由。教我怎樣安慰他呢。貞碧想到傷心的地方。頓時熱血上升。柔腸寸斷。一個身子不復知在何處。猛聽得窗外啾啾的有鬼哭的聲。音不覺毛骨悚然。重復起來。把銀燈兒剔亮些。斟了一杯茶。潤潤喉兒。忽而一陣陰風吹得。貞碧打了一個寒噤。忙一只手扶住。在床闌干上。暗暗的祝道：鬼魂鬼魂。你來引我去也。好免得我鎖住在這個情獄中了。那時窗外的鬼聲。

越發鬧起來。並見無數青磷閃閃飛動。貞碧道：「鬼魂你來便了。我眼巴巴望你來引我。你何苦這樣的弄人說罷。」開了窗兒迎上去。送死却見窗外幾枝翠竹被風吹着。就化作無限的新鬼。故鬼一齊號哭。那八扇的琉璃窗。隔原裝着三十二方白玻璃。一同映着燈光。遂返照出許多磷火。貞碧見沒有鬼物。回進來將窗闔上。下了窗上的紗幃。再向床中尋夢。便悠悠的一覺。直至天明。那銀香兒就進來喚他起身。說道：「老爺喚你呢。」貞碧忙穿好了衣。走到父親房中。藍圃問道：「你這書那裏來的？」貞碧道：「我去借來的。」藍圃道：「這書狠好呢。我昨夜看到五更。頗能解這悶兒。」貞碧道：「爹爹你今天身子好些麼？」藍圃道：「今日却好些。不過總覺頭眩得狠。腰骨也痛楚異常。幾欲折斷的樣兒。」貞碧道：「爹爹我和你敲幾下罷。」遂捲起紅袖。露出雙雙的玉臂。正和藍圃敲背。見宗寶兒攜了一個藍兒進來。說道：「藍老爺貴恙好麼？我家老爺聽說藍老爺有恙。故命廚夫煮得一個大鯽魚。一碗肉鬆。給藍老爺開開胃。」貞碧道：「多謝你家老爺。却要如此費心。」

忙打發了禮力。親送他到門外。宗寶兒回到虞夫人處復了命。來到少奶奶那邊。沁素道：你從那裏來？宗寶兒道：我到間壁藍府上去了一遭兒。沁素道：那藍老爺的病好些否？宗寶兒道：不好呢。我瞧他臉兒枯白着。沒有一些血色。這病恐難脫根了。沁素道：藍小姐看見麼？宗寶兒道：怎麼不見。那老爺房中祇有藍小姐在那裏。那藍夫人聽說尙沒有起身。他是個享福人。藍老爺有了病。從不肯服侍的。都靠託在藍小姐身上。貞碧之孝從宗寶兒口中寫出沁素道：那藍小姐也可憐了。宗寶兒道：望他早些出了閣。也免了這樣的辛苦。沁素笑道：你望他出閣。我却捨不得呢。那窗外忽有人接着道：誰捨得他出去。我恨不得把他縛住在這裏。沁素向外瞧去。原來是探芟。忙道：探妹妹裏邊坐。探芟道：我來和嫂子商量一件事。今晨我往母親那邊去請安。母親向我講了一大篇的話兒。雖沒有指明白什麼事。那話實是蹺蹊。想必是徐仙兒的來文了。我昨天到這裏來。本來要叮囑你一句話。因夢哥哥在那邊不便說。恐他聽了要生氣。那去年中秋的



事。虧得宗寶兒排解開的。倘母親問起你。切不可承認這件事。這關係狠大呢。沁素道。這事我也有些知覺。前日金柔兒向我說。那晨徐仙兒在小爺跟前弄

唇舌。

爲十三回沁素問夢書徐仙兒講什麼補筆

小爺跟前尙如此。不要說太太了。我正要問問他。

要攛掇得什麼樣。纔甘心呢。採芰道。正是呢。今番不可放過他了。拚着鬧一場氣出來。宗寶兒道。小姐你也耐些氣罷。和他爭什麼英雄。你是小姐。他是丫鬟。也犯不着呢。採芰道。現在的世界。有什麼丫鬟小姐。他饅頭大過蒸籠了。宗寶兒道。他近來做一樁狠壞名聲的事兒。爲第二十回被口張本我也眼開眼閉。不去撞破他。待我把話兒來隱隱的做戒他幾句。使他醒悟。醒悟就是了。徐仙兒的權勢却有強人守殊非所料正說時。見徐仙兒裝着笑臉走來。說道。宗寶兒在這裏麼。

他偏來尋宗寶兒的事出於意外

宗寶兒搶步上前道。在呢。有什麼事。徐仙兒笑道。我問你一

件事。中秋的那一晚。你和少奶奶在那裏吃月餅。宗寶兒道。你問他做怎。總不過在這幾間屋子裏。斷不致躲到那後衙裏去吃呢。徐仙兒臉上紅了一紅。說

道。後衙裏齷齪齷齪。本來沒有人去躲在那邊吃東西的。我祇道你在後門外吃的。故問問你呢。探芟聽了。忍不住怒氣上冲。冷笑道。徐仙兒你却這樣勤。宗寶兒吃月餅。你問他做怎。況且他同少奶奶在一塊兒吃。你就不該問了。千歲奴一歲主。你也太喜多事了。徐仙兒道。小姐你也糊塗起來。我同宗寶兒是姊妹行。和他講句頑話兒。也是平常的事。怎麼你就牽到主人身上來。少奶奶的事情。我那敢放一聲屁兒。沁素道。徐仙兒你這句話也太謙了。你是從小到這裏來的人。丫鬟們中你年齒也最尊。我少奶奶有什麼不是的地方。你也可以關切關切。一家人家。總以和氣爲主。這個生氣。那個動怒。也沒有什麼趣味兒。徐仙兒道。少奶奶那裏有什麼不是的地方。也不必虛心呢。就是偶有什麼不週到。丫鬟們亦何敢責備着主人。沁素道。我也不是虛心呢。前衙後衙都沒有什麼事。若是虛心了。我就早到太太跟前。去譖唆出事來了。徐仙兒道。那個在太太跟前譖唆什麼事。這前衙後衙又有什麼講究。我倒要問個明。宗寶兒道。

我勸你不要問明了。各人心事。各人知這糞坑兒。是越攪越臭的。你快出去罷。遂推着徐仙兒出泣紅館去了。探菱猶是恨恨不止。沁素道。你也不要發怒了。我們今天這樣的和他爭了。他心中比蛇蝎還毒。必定要生出事來復讎的。我們還籌着那善後的計較。探菱道。我們怕了一個丫鬘。也就不要做人了。我此刻把那後弄的事。到母親那邊出首去。拼着這條命兒。看那個勝着那個。沁素道。探妹妹不可造次。你去出首他的事。須要捏着他的真憑實據。況這事不。便。你去出首的。他做出這樣的事來。總隱瞞不過的。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日後自然要敗露。就自然有人來出首。沁素早料着宗寶你也何用心亟呢。探菱聽了沁素這番話。氣漸漸的平下來了。忽見金柔兒領着一個人走來。那人穿着墨灰色的花緞單衫。品藍熟羅的夾褲兒。搽了兩靨淡淡的脂粉。簪着一朶白山茶花兒。笑着道。沁嫂嫂。探姐姐。多時不會了。二人忙迎着說道。今天吳姐姐什麼風兒吹到這裏來。玩香道。我方纔在藍姐姐那邊。爲十八回同故乘便過來請

請安。沁素道：這是那裏敢當。玩香道：夢哥呢。他可好麼。探芰道：好呢。他在書房裏玩香道。二位詩興近來怎樣好。沁素道：這幾天趕了些繡花的生活。故也沒有閒弄筆墨。應着十五回宗實兒同虞夫人的話吳姐姐定是吟珠唱玉。錦繡盈篇呢。玩香笑道：雖做有幾首陋詩。然鳴鴉之韻。那能追隨得上二位的繡句。還要呈政呢。說着從袖中取出一紙花箋。遞於沁素道：這是昨日胡亂寫着的。請指教一二。沁素忙接着道：常用薔薇露盥了手。展讀佳章。就攤在抬上和探芰一同念着道：

偷將芳信訊風前。

綠怨紅愁又一年。

飛絮影中迷舊夢。

賣花聲裏醉春眠。

絲縈弱柳銷魂日。

妝卸殘桃惹恨天。

最是丁甯鶯語細。

斜陽欲暮乞誰憐。

二人念猶未了。恰好夢書進來。笑道：這是玩香姐姐的佳咏麼。玩香道：我特來請夢哥筆削呢。夢書讀了一番。心中悽然不悅。暗忖道：他的詩比去年却有進步。但是爲何入了刻苦的一派。吞聲咽怨。令人不忍卒讀。想他春色方酣。華年

漸去拈花洒淚對鏡憐影。這亦無怪。其然獨有這末聯兩句。抑何淒涼。至此他及笄年歲不應作此老去秋娘的話兒。爲十八回貞恐有關將來的結局呢。夢書沉吟默想。那玩香却要去了。衆人送出內堂。採芟也回自己房中。忽見薛媽走來。喘喘的說道。小姐你可知道麼。天下有這樣的奇事。就是夢裏也想不到。的。採芟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薛媽道。那間壁的藍小姐真是大變了。只怕死日在頭上呢。採芟大驚失色。忙問何故。正是

鸞鏡方教愁嫁杏

麝裘偏說賦標梅

要知薛媽所說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遭謗毀藍貞碧含冤 遞書簡文夢書哭老

却說採芟聽了這話。一時摸不着頭腦。忙問薛媽。薛媽道。我方纔到後門外去閒玩。遇着對門織帶的婦人沈桂金。他輕輕的叩我藍小姐近來怎樣。我回他不知道。他就講起藍小姐的事來。他說藍小姐和那家丁金損有什麼不端的。

事是那個小使瑞福出來講的。我也不在心上。這兩天聽得你們後弄內有婦人嬉笑聲音。我就動的了疑。趕去瞧着。那婦人已藏過了。祇見金損一個人在那裏。紅着了臉兒。狠不正經的樣子。我方纔信呢。難道你們住在一塊兒。反不知道麼。我聽了桂金的話。實是氣不過。故特來講給你聽。勸你以後和他少親近些罷。探芟道。藍小姐斷沒有這事的。當另有緣故在裏頭。薛媽道。那瑞福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想總不會說謊的。那桂金眼見着金損。想也是真的了。這事却不無可疑呢。探芟道。斷沒有的。藍小姐是何等樣人。他的性情兒我也深知的。我可力保他沒有這事。薛媽笑道。小姐你又要發獸了。他有和沒有。都不干我們事呢。日後終要水落石出的。何用我和你在此瞎爭。探芟心內十分不平。恨不得一口氣把這事來昭雪。却以事關重大。未敢魯莽。想起嫂子辦事最是精細。明天去和他商議。總要伸了貞碧的冤纔是。探芟思索了一夜。清早起來。就要過去。又慮夢哥哥此刻尙未進書房。被他知了。就要弄出天大的事來。

極是。按住了心頭的忿火。待到九點多鐘。遂亟亟的到泣紅館。將薛媽的話。從頭至尾。述告沁素。沁素道。這件事。當分着兩條路。做去。一條是查出金損的着落。一條是查明瑞福的言語。則就明白了。果有主意探芰道。宗寶兒前天講徐仙兒後弄的事。不要就在金損身上麼。沁素道。此事問着宗寶兒便明白了。因悄悄着的着金柔兒去找宗寶兒。不一時宗寶兒到了。沁素道。宗寶兒你前天講的後弄的事。那徐仙兒終究和着那個。宗寶兒笑道。少奶奶你也不要查問了。這個人向你說了。你也不認識。沁素道。我怎麼不認識。這是藍府上的家丁呢。宗寶兒道。你錯疑了。那個心上人。却不在這個大門內呢。說畢笑着的去了。沁素十分狐疑。向探芰道。既不是徐仙兒。還有那個在後街做勾當。不要是沈桂金在那裏。說麼。遂皺着眉兒。苦思了一回。笑道。是了是了。一定是這個人了。探芰道。那個呢。沁素道。我此時不過猜度着。待慢慢兒找着那憑據。再向你講明。探芰見沁素不肯說出。也不便再問。就悶悶的出去。兜到西樓。倚着闌干。躊躇莫

決。忽。見。薔。薇。架。下。隱。隱。有。兩。個。人。在。那。裏。喃。喃。私。語。採。芰。用。心。窺。伺。偏。被。那。密。的。枝。葉。遮。着。看。不。清。楚。一。個。人。好。似。金。損。的。模。樣。那。個。女。子。背。向。着。辨。不。出。是。誰。但。聽。他。切。切。的。聲。音。却。不。是。貞。碧。忙。去。取。了。一。個。顯。微。鏡。重。復。出。來。則。他。們。已。散。了。採。芰。悵。然。若。失。一。個。悶。胡。盧。怎。能。打。破。只。望。嫂。子。早。一。日。查。出。原。委。這。心。上。一。塊。石。兒。方。好。丟。去。因。欲。重。到。嫂。子。那。邊。來。問。問。再。想。亦。是。無。益。的。事。又。念。着。方。纔。宗。寶。兒。的。話。那。徐。仙。兒。身。上。已。是。灰。心。絕。望。的。了。教。嫂。子。那。裏。去。查。呢。採。芰。踱。來。踱。去。甚。是。無。聊。見。那。邊。張。大。嫂。子。走。來。說。道。好。小。姐。我。前。天。央。你。描。的。鞋。頭。花。兒。可。曾。描。就。麼。你。此。刻。閒。着。可。否。煩。你。去。描。罷。我。想。做。好。了。四。月。十。四。要。穿。了。去。燒。香。呢。採。芰。被。張。大。嫂。子。提。醒。了。這。件。事。就。回。自。己。房。中。去。描。花。了。張。大。嫂。子。沒。有。事。信。步。的。到。泣。紅。館。見。沁。素。支。着。頤。兒。獨。自。在。出。神。張。大。嫂。子。道。少。奶。奶。你。想。什。麼。事。沁。素。笑。道。沒。有。什。麼。事。想。呢。你。今。日。却。有。閒。到。這。里。來。張。大。嫂。子。道。我。管。了。這。雜。務。的。事。兒。就。天。天。沒。得。閒。不。是。在。廚。房。裏。定。



是在後門那邊。防着那廚子偷米糧。這樓上清清潔潔的地方。却沒有福分來玩耍了。今日是千年難得虎賁呢。沁素道。這幾天那後門是一向關着麼。張大嫂子道。咳那班丫鬢們。實是沒清頭。我去關上了。不多時他們又開着了。想少奶奶早已知道這件事。我是吃長齋的人。年紀又大了。故總閉着口兒。不肯東講西說。也修着自己的口福。沁素道。正是呢。我早有些風聲兒。張大嫂子你是修行人口兒是緊的。我故和你講句話。那徐仙兒在後術的勾當。固是盡人皆知的了。但是近來外人還說着有個人。和金損也在那裏鬼混。隱隱指着藍小姐。你想藍小姐何等的溫重。何等的規矩。況他尚沒有對親。怎好出這醜聲名。你是司着後門的。定然知道那個人是誰。雪了藍小姐的冤。也是增福增壽的一件大陰功。張大嫂子道。和金損牽纏的人。怎能逃出我的兩眼兒。那個天殺的。平空推到藍小姐身上去。藍小姐的爲人。再和氣也沒有。就是見了我們。總是笑迷迷的。怎麼冤枉起好人來。不怕死了到拔舌地獄裏去麼。沁素道。你

老人家的話兒狠是。但那個人終究是誰呢。張大嫂子道。還有那個。這銀香兒的娼根呢。於此可見一斑。沁素把頭點了一點道。是了。我也正在疑着他。二人正是私議。突見銀香兒走來。他見了張大嫂子。不覺臉兒紅了一紅。說道。少奶奶。我家小姐有一本書還小爺的。沁素授了。就擺在抬上。張大嫂子兒有人來。他也就出去了。沁素道。你家老爺有了病。小姐這兩天就辛苦了。銀香兒道。也沒有什麼辛苦。聽說明天要到吳家去。是玩香小姐親自來約的。沁素道。吳家去做怎。銀香兒道。也不知道呢。遂謝了一聲去了。沁素聽了張大嫂子的話。心上竊自歡喜。但不知瑞福的小孩子。爲何要這樣的誣害小姐。却是不解。到了薄暮。夢書從書房裏進來。一眼瞧見抬上擺着一本茶花女。問道。這是藍妹妹來還的麼。沁素道。是呢。夢書取過來翻閱。却見裏邊夾着一個字條兒。夢書抽出來。翻翻覆覆看了數遍。不禁大哭起來。沁素嚇得魂不附體。再四問他。却總是哀哭。沒有一句話兒。沁素把這字條兒奪過來一瞧。只見上面寫着艸艸

的幾行字道。

畫得蛾痕細細。張京兆。箇是情人聽來。鸚語聲聲。霍小至。初逢快婿。誠以荀  
郎慰體。不虛佳話於乘龍。楊玠儉書。方慰同心於弋雁。詎意舞香山之紅袖。  
楊柳風。淒染陸展之青絲。海棠雪。壓未鍊八公。幻術偏儉。吹弄玉之簫。旣全  
三極。榮光猶學咏於生之葉。此日披來團扇。至鏡台匿笑。老奴他年訪到仙  
源。桃花洞應羞漁父。

沁素看了。是幾句沒頭沒腦的駢體文字。甚是不解。笑道。這幾句駢體文。有什  
麼苦處。就這樣的哭起來。夢書彈着淚兒說道。沁姐姐有所不知。藍妹妹把這  
幾句話給我。我正是傷心呢。光陰如箭。曾不待人。我想起從前十一二歲的時  
候。天天同着徐仙兒宗寶兒。在一塊兒捉迷藏。三人騎白馬的頑。沒有人講着。  
我逼着我。很是自由。到此時沒有幾年。我却娶了親。做了大人了。他們就漸漸  
的和我疎遠起來。再要同他們捉迷藏。三人騎白馬。就不能呢。然而此刻我正

是個青春少年。便有那藍妹妹玩香姐姐等一班人和我吟詩刻燭射覆。鬢影憐情唾花取謔歌舞着這個韶華。但是春光易老好事難長。再過幾年我就老大起來。烏黑的髮兒就白了。光明的眼兒就花了。朱潤的顏兒就枯瘁了。簇着滿口的虬鬚支着一身的鶴骨。到這時節風流盡失蘊藉無存壯志成灰。雄風安在還有那一個到我跟前來和我頑耍。徒使人罵着我老厭物老殺才。來我眼望着那班溫柔的碧玉媚的紅綃果擲潘安香偷韓掾玉樓侍夜金屋歌春我這裏冷清清的對着桑榆暮景毫無樂趣。豈不要苦死人麼。沁素笑道。你不可作這樣想的。少年有少年的風流。老年就有老年人的樂境。你將來年歲大起來生了兒女到那時兒子就娶了佳婦了女兒就嫁了快婿了。都是雙雙的在你膝下承你的色笑博你的歡心。再後來兒媳就生了許多孫兒女兒就生了許多外孫。這班的小孩子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有的長有的短有的肥有的瘦有的俏有的陋都紛紛擾擾。咿咿啞啞到你膝下來繞着這個叫着祖

父。那。個。叫。着。太。翁。你。含。着。飴。兒。鑷。着。鬚。兒。點。着。頷。兒。其。樂。趣。正。無。窮。呢。還。有。一。說。少。年。的。時。候。用。功。的。讀。書。到。後。來。一。步。步。的。考。上。去。做。了。官。和。王。家。出。了。力。得。了。功。勳。年。紀。大。了。就。要。拜。着。相。封。着。侯。穿。着。欽。賜。的。黃。馬。掛。開。氣。袍。戴。着。御。賜。的。三。眼。翎。寶。石。頂。却。有。許。多。官。兒。都。來。趨。奉。你。跪。的。跪。拜。的。拜。認。假。父。的。認。假。父。拜。老。師。的。拜。老。師。黃。的。金。兒。白。的。銀。兒。綠。的。翡。翠。兒。紅。的。瑪。瑙。兒。黑。的。墨。玉。兒。明。耀。耀。的。珠。兒。亮。晃。晃。的。鑽。兒。羅。列。在。眼。前。供。你。的。玩。還。娶。了。十。七。八。房。的。小。老。婆。和。你。斟。酒。的。斟。酒。裝。烟。的。裝。烟。打。扇。的。打。扇。敲。背。的。敲。背。彈。琵琶。的。彈。琵琶。唱。曲。子。的。唱。曲。子。就。是。仙。人。也。沒。有。這。樣。的。樂。趣。呢。說。得。夢。書。也。就。笑。了。只。見。金。柔。兒。走。來。道。少。奶。奶。你。瞧。呢。那。薔。薇。花。兒。開。了。夢。書。遂。同。着。沁。素。到。闌。干。那。邊。看。花。則。見。柔。條。婉。轉。嫩。蕊。鮮。妍。寶。相。新。妝。果。然。是。黃。金。難。買。夢。書。道。這。花。不。看。也。好。看。了。又。令。人。納。悶。沁。素。道。你。不。要。納。悶。他。年。春。風。得。意。的。時。節。還。要。一。日。看。遍。長。安。花。呢。夢。書。道。那。薔。薇。花。最。多。可。恨。的。事。兒。你。可。曾。讀。過。儲。

光義的歌麼。他說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這個欲近難近。非空實空。却有海中三神山。可望不可卽的樣兒。以後可改稱他爲空相。花與那佛家的優曇花。道家的逡巡花。同葬在相思地上。天天把襄城的血水澆灌起來。待他吹着那石尤風。霏上了幾點七月七的洒淚雨。然後開出一朵斷腸花來。却好看呢。慘語不忍入耳沁素笑道。不如移他到留春園中。和那合歡含笑一同栽着。更爲好呢。沁素處處解開恐傷夢書之心也夢書聽了。默然走將進來。坐在椅上。重鈎起這心事。兒細細推敲。却有宗寶兒奉了老爺的命來傳他。他遂隨了去見文嚴。文嚴道。今日聞得院試已有日期。約在五日本左右取齊。你這幾篇文章讀得怎樣了。此番須去爭個案元來纔好。爲廿五回伏筆夢書連連答應。坐了一時。退下來。大是不悅。悶悶的過了幾天。那日正開着南窗。瞧花。忽聽得一片笑聲。在那薔薇花下。現出一個人來。夢書驟見之下。頓吃一驚。忙高聲的叫着。正是

豔蕊不堪愁裏看  
冤家偏向恨中逢

要知夢書高叫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話薔薇兩心釋前嫌

題玉照雙美爭風月

却說夢書見薔薇花下立着一個人。心中突自驚惶。忍不住高叫一聲道。藍妹。那下文就說不出來。貞碧聽他叫了一聲。並無後命。因笑道。夢哥哥叫我做怎。我又不是小孩子。誰稀罕你叫一聲。夢書道。我有千萬句話和你講。却恐是老生常談。不敢冒昧。貞碧道。你的話也奇了。你也不是姓蘇。我也不是姓李。那裏來這個老字。夢書道。你若做了李老子。我若做了蘇老泉。這倒好呢。可稱得與子偕老了。貞碧道。你的話終究爲什麼。夢書道。你前天給我的字條兒。却是什麼意思。貞碧道。我何曾給你字條兒。夢書道。這個那可以圖賴。我給憑據你瞧呢。遂取了那個字條兒。擲將下去。貞碧接來看着。笑道。這個字條。怎樣到了你的手內。夢書道。你自己夾在書中。給我的。難道我來偷的麼。貞碧道。是了。我偶然夾在這本書裏。一時忘着檢出。遂致誤作了青鳥了。我正在找他。還沒有

寫完呢。夢書道：你作了這篇文章，是做怎的。貞碧道：我是要給玩香姐姐的。夢書道：爲何要把這等話兒給他。貞碧笑道：有個緣故呢。此時不便和你講。我晚上本要來，那時再向你表明罷。遂翩翩的進去了。夢書聽了這個啞謎，仍是莫解。只見那個瑞福執了一個短笛兒，笑嘻嘻的一頭吹，一頭走來，見了夢書，說道：文小爺，你在瞧花麼。夢書道：是呢。你幾時學會這笛兒。瑞福道：說起這笛兒，甚是好氣。前天我跟了太太小姐到陳府上去，那陳少爺狠是和氣，取了簫兒，笛兒出來，教我吹，却無緣無故被小姐罵了一頓，說我什麼吹簫就是化子。我當時不便和他爭，心中徒是悶悶的氣，故此刻偏要學會了他。天天在門前吹着，看他又怎樣的處治我。一味的孩子氣，頗合瑞福口吻。說着，仍吹着笛兒，出大門去了。夢書回進前軒，向沁素說道：那瑞福的小孩子，甚是沒規矩，爲何藍圃溺愛到這樣地步，毫不去約束他。沁素道：爲何呢。夢書道：小使們被小姐呵斥幾聲，也是分內應該的事情，他偏牢記在心上，故意要做出這倔強的事兒來，捏了一個笛。



吹出吹進。還像什麼小使的樣子。沁素此時如夢初醒。方明白這個緣故。暗暗裏定下一個主意。要和貞碧昭雪奇冤。那時金柔兒來照呼到內房去用早膳。二人一同用了些。那夢書因父親吩咐。不敢託故廢讀。癩洋洋的往書房裏去。恰好在樓梯那邊遇着探芰。探芰問道。夢母哥可是用功去麼。夢書道。是呢。探芰道。你今天趕緊讀一回。晚上和你吃酒。好似騙小孩子夢書大喜。就與致勃勃的去讀書了。探芰逕到泣紅館。見沁素面有喜色。問道。沁嫂子有何喜事。却滿臉的春色。沁素道。貞妹妹的事。刻已盡明了。遂向探芰耳邊輕輕說了一番。探芰也十分喜悅。沁素道。我們此刻雖已明白。然須想一個法兒。杜住那外邊悠悠的口。方是道理。探芰道。這事一發費心了罷。沁素道。此事若照實說破。則又壞了銀香兒的名譽。我想用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策。把他們一網打盡。不但伸了貞碧的冤。并使銀香兒徐仙兒的痴心。統行斬絕。探妹妹你想好不好。

沁素又溫柔又精細又有學問又有見識爲後關  
夢因中第一個出色的人物於此先露些圭角

探芰道。這樣更好了。沁素遂

密傳了宗寶兒薛媽來。付以錦囊的妙策。二人各分頭做事去了。再傳着張大嫂。向他密密的說了幾句話。妙得此時不說明下張大嫂亦領計而去。探芰笑道。沁嫂子可稱得女諸葛了。看不出你這樣柔婉的人。却會放出擒龍伏虎的手段來。沁素道。這個計策。雖是可以掃除積垢。然打鴨驚鴛。不免使他們抱着無窮的幽怨呢。二人談了一回。用過了午膳。忽見貞碧和玩香並着香肩。款款的走來。沁素笑道。二位怎樣的一同來。使蓬華上增出許多光了。貞碧道。玩香姐姐是我去約他來的。今晚我做個東道主。借你的香閨做個會所。還有一件事要費心。夢哥哥。故此移樽就教呢。沁素道。我這裏雖是簡慢着。然一杯淡酒兒尙有呢。未必得一寒至此。就要貞妹妹費起心來。貞碧道。不是呢。我從來沒有做過主人。却不知道做起來像不像。今番是借此學習呢。探芰笑道。你這回可是載酒問奇字麼。貞碧道。我乃是學着白衣人送酒與陶潛呢。不一時那銀香兒同着兩個老婆子。提了籃。掇了盤。搬了許多山珍海錯來。陳列在一

個紅木的百靈檯上。貞碧道。夢哥哥爲何還不進來。採芰道。我方纔向他說過的。想再待一回兒。也就來了。貞碧道。可否去請他一聲。免得我們在這裏苦待。沁素因命金柔兒去請小爺。金柔兒領了命兒出去。那夢書早笑容可掬的走來。見他們都在這裏。並檯上列着酒肴。笑道。今天可是採妹妹請客麼。採芰道。今天。是王弘的賞重陽酒。夢書忙道。那個王弘。爲何三月裏却賞起重九來。採芰指着貞碧道。是他呢。這酒是送給你淵明吃的。夢書笑道。這不是王弘饗陶淵明。乃是阿臧宴李迥秀呢。採芰道。這樣說來。今日我們就不便陪座呢。夢書道。你方纔怎樣知道藍妹妹請客的事。何不向我講個明。採芰道。今天早上。貞姐姐着人預行關照我。故此知道的。向你說明了。你這半天的書。就沒心緒讀了。夢書道。藍妹妹。你爲何要這樣的費心起來。貞碧道。也不過便酌罷了。有什麼費心。我却有費心你的事呢。夢書道。什麼事。貞碧道。待你喝了一杯酒。再和你講。就立起來。鸞着玉藕。撥着春葱。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遞於夢書道。請你乾

了我好講夢書。卽就他手中喝乾了。貞碧復向各位跟前斟了酒。一同坐下。夢書道：「我一杯酒早乾了。你此刻好講呢。」貞碧笑道：「酒不可單飲。須吃個雙杯。一手執着杯兒。一手提着壺兒。再斟下去。忽然左手兒一鬆。那個杯兒就落在地上。碰的一聲。變成粉屑。」貞碧吃了一驚。採芰笑道：「此番阿臧的鴛鴦。瓊却分飛了。」那杯兒的碎果。然不是好兆。貞碧默默的復取了一個杯兒。斟了酒。請夢書吃。夢書忙雙手捧接。防也再碎麼。一飲而盡。採芰道：「現在夢哥哥喝了兩杯了。請教罷。」貞碧半喜半羞的向懷中取出一片紙來。衆人忙來亂看。乃是他着玩香合和的一個小影。但見兩個人攜着手兒。並着肩兒。立在那一個大鏡前。一個是拈着花兒。一個是挽着帶兒。這副嬌豔的丰姿。宛然如生的一般。真是惟妙惟肖。貞碧道：「這是前天同吳姐姐去拍的。要費心夢哥哥題幾句詩兒。經了李膺的品題。就可增着龍門的聲價呢。」夢書道：「這倒難了。叫我一枝筆。寫着兩個玉人。怎能雙管齊下呢。那樣的鋪得兩面都平貼。玩香道：「隨你意寫去便了。我這樣醜醜的。」就

遭着阮藉的白眼也好了。那敢望着青眼。夢書執了筆兒。呆呆的想着。沁素忙和他鋪上一幅薛濤箋。貞碧把龍賓墨磨得濃濃的。夢書想了一回。笑道。有了。我題閨念奴嬌的詞罷。貞碧斟了一杯酒。與他澆着文思。夢書就低着頭。寫出一句道。

芙蓉春暖。

貞碧道。這四字好豔麗呢。採芰道。偏丟開兩人。先從那鏡兒入手。真個驪珠在握了。夢書又寫道。

忽曇花現出雙雙名媛。

沁素笑道。那兩個玉人兒來了。採芰道。這句突如其來。却有一落千丈的勢呢。夢書又寫道。

燕樣嬌兒。鶯樣媚好個風流佳伴。

採芰道。這鶯燕是什麼講究。夢書道。那鶯鶯燕燕。是錢塘范十一郎的二女。都

是絕色呢。又寫道。

着笑無聲含情欲語攜手妝台畔。

採芰道。這兩句甚是蘊藉。果然好句。夢書又寫道。

瓊肥燕瘦丰神爭着婉變。

沁素道。你們兩個人爲什麼要爭妍呢。却被他也寫在裏頭了。夢書又寫道。

拈來姊妹花兒。

沁素道。好個姊妹花。他年一個嫁了處士梅。一個嫁了先生柳。都雙雙的成了。雌雄竹。就要佩着宜男艸。生出那虎子。桐來。貞碧把沁素打了一下道。你又要取笑人了。瞧夢哥哥寫呢。夢書又寫道。

輕地羅帶巧把同心館。

採芰道。這個同心結。還是不結的好。夢哥哥曾有兩句詩兒。叫做願卿莫結同心結。結結非難解。結難這同心結。一結就難解了。夢書又寫道。

月未圓兒。蘭未褪。惱得眉心莫展。

沁素道。連二位的外號都寫上去了。貞碧道。今日是十三了。月兒就將圓呢。這件事惟有我知道着。玩香臉兒紅了。橫着眼兒。怒向貞碧。貞碧總是好笑。夢書道。不要笑呢。被你笑着。我就寫不出來。因又寫道。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並向圖中按。

探芰道。這兩句却連那鏡中的兩個玉人。一并在內。誠得詞家的三昧。夢書又寫道。

枝頭連理。何時纔慰素願。

貞碧看了。頓然呆着。沁素道。偏用那連理枝來染出兩玉人。巧固巧了。惜欠一點兒。夢書道。欠什麼。沁素微笑。不語。探芰道。這首詞兒。却句句寫着兩人。不落偏跛。殊見精巧呢。貞碧道。夢哥哥。辛苦了。快喝酒罷。探芰笑道。吳姐姐。你也該向夢哥哥敬一杯酒兒。他並不分什麼。青白眼呢。玩香自知方纔這句話。太爲

率意羞紅無語。貞碧便滿心歡喜。舉着杯兒放量的痛飲。祇此一回向着夢書

道。我今天却是十觴亦不醉了。夢書道。只怕明日隔山嶽。這便怎樣。果然應着

貞碧遂向夢書跟前斟了一杯酒。說道。勸君更盡一杯酒。有酒不飲奈明何。這

非好兆都又向探芰道。你爲何停杯投筯不能食呢。探芰笑道。我因醉不成歡。慘

將別的緣故。怕着那舉杯銷愁更愁呢。又是二句貞碧道。沁姐姐你吃一杯

罷。沁素道。我吃得多吃得多呢。你不要學着吳姬壓酒勸客嘗了。這句又是貞碧道。然

則玩姐姐你能飲一杯無呢。玩香也不肯吃。貞碧道。你們都不吃。還是我來吃。

個婪尾杯罷。今日之飲貞碧喝了一杯。大家散坐。貞碧向着窗兒坐了。懷中取

出一個西洋的象牙蛋鏡。照着芳容。理那鬢髮。却見兩鬢上早已泛出桃花。覺

得左眼兒跳個不住。又是一個那手中的鏡兒。就捏不牢。墮將下來。分爲兩片。

成了雙雙的雀影了。樂昌之鏡貞碧忙向袖中藏着。心中大是疑惑。那玩

香坐了一回就去了。夢書便逼着貞碧。問他早上的話兒。貞碧道。前日聞得有



個婆子。和玩姐姐做媒。對着那柳江的洪老翁。所以我把這話戲他呢。夢書道。成也沒有。怎樣好好的。一個少女。偏去對着老人來。貞碧道。成是尙沒有成。玩姐姐心中狠不合。無奈他母親是一心要對這頭親。因他門第又大家產。又豐就不顧什麼。郎才女貌。年相當的話兒了。玩姐姐也是沒法去阻止呢。中國婚事

往往如此可歎可憐

夢書道。那二八佳人。七九郎的詩。果然好。贈他作爲催妝詩了。貞碧

正是好笑。聽得東院裏一片喧聲。甚是猛厲。貞碧驚慌無措。辭了回家。方走出窗前。忽頭上一個金釵。卸將下來。跌成兩段。總是預兆貞碧驚上加驚。不由得身子發起顫來。夢書亟將他抱住。正是

釵分鏡破春難挽。花落鶯啼水自流。

要知貞碧發顫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瞽目毒施離間計 良朋聚議金玉緣

却說貞碧心中驚惕。身子就不住的亂顫。勢將倒下。嚇得夢書忙抱住了他的

柳腰。

緣於此盡

喚道。藍妹妹怎模樣。貞碧昏昏沉沉。眼兒前遮着無數的烟雲。那滿

身的肉兒一齊跳着回一聲。夢哥哥。我今番死也。夢書道。藍妹妹爲何說出這

樣話來。你自己寬心些。貞碧道。夢哥哥。我今日不是要死了麼。爲何好端端的

杯兒也就碎了。鏡兒也就破了。釵兒也就斷了。呈出種種的不祥來。莫非要和

你從此永訣了。永訣是夢書道。萬物有無常。這東西兒壞了。也是平常的事。你

也太多疑了。沁素忙斟了一瓊萱艸茶。與貞碧吃了。壓一壓驚。貞碧洒着淚兒

道。我和二位如親姊妹一般。我倘有什麼。望你們總不要忘了我。我就死也瞑

目了。沁素道。貞妹妹講什麼話呢。凡事有定數的。你也不必傷心。貞碧謝了二

人。快快的回到家中。只見藍圃怒容滿面的。呵叱着金損。那金損低着頭。侃侃

自辨。藍圃愈是忿怒。痛罵了一場。把他的行李着人搬出。金損沒奈何。只得謝

了藍圃。出門而去。金損無端斥退想必出於沁素計中貞碧不知何故。私向藍夫人叩問。藍夫人

模模糊糊的說道。不過爲他作事懶惰。故老爺斥退他。沒有他事呢。貞碧回到

房中隱隱的聽得那邊好似有人在飲泣。貞碧厲聲呼叱一霎時就沒有聲息了。大是奇事貞碧滿腹猜疑。猛然間那堂屋裏頭。璫璫的彈出三絃的聲來。貞碧重復下樓。見是一個瞽目。在那裏算命。藍夫人便怎樣長。那樣短。細細的問着他。那瞽目倚着明杖。掄着五指。隨口的說道。算他的命宮。日坐奎罡。性情定是直爽。但被喪門一冲。一生勞碌無功。流年行着比肩。身子將有大病。藍夫人忙問道。這病可妨害麼。那瞽目搖着頭道。難難難。除非移家往東北方居住。方能無碍。現在家宅不安。冲着主人的本命。若交着四月的節氣。只怕就要嗚呼哀哉了。還是趕緊遷避的好。放屁可殺藍夫人聽了。如奉了神詔。信得了不得。卽殷殷勤勤送了他二百文青蚨。那瞽目還是爭多爭少說什麼。我救了你門的性命。難道只值得兩百錢文。方纔的一派鬼話。原來爲索錢地步。藍夫人又加了一百文。方纔出去。貞碧甚是懊惱。說道。那瞽目一派的胡言亂語。母親休去睬他。他怎能道人家的生死呢。藍夫人嘆着道。你知道什麼事。老爺的病要緊呢。就是搬到天邊

去也沒法的。藍夫人卽立刻舉動起來。一面着人去請陳家弟兄。命他分頭去  
找房屋。一面命家人收拾物件。好像流寇打來的一般。趕緊逃命。愚人可笑匆忙  
忙過了幾天。陳羊却找着一所房屋。在塵暗橋頭。藍夫人也不管好歹。就擇定  
於二十一日遷移過去。連藍圃也作不得主兒。藍圃之病實在於此等處。上文真碧之言方知不謬。貞碧  
得了這個消息。頓如一個身子。跌在那大江裏邊。那股冷氣從頭上直冲到兩  
足。連這心兒。肺兒。胆兒。肝兒。腸胃兒。血管兒。汗毛兒。脉息兒。都是嚴寒徹骨。結  
成一片堅冰。那心裏就辨不出什麼。是嗔。是喜。是怒。是樂。是憂。是慰。是哭。是笑。  
倒在那銀床上。若蘇若暝。若醒若寐。祇有一絲氣兒。時呼時吸的。往來不絕。兩  
枝的肺葉相擊。作聲忙定一定。神兒子細想去。距那遷移的日子。尙有兩天。這  
兩天中儘可牽着夢哥哥。抱着沁姐姐。拼這一場的痛哭。須哭得那天翻地覆。  
日墮星傾。聊出這口怨氣。又想他們知了這個消息。那個悲酸之意。當也和我  
一般。我此刻已是個奄奄的人。何堪再去享他們這副淚眼。况他們不見我這

樣的愁容苦態。尙是傷心。若見了我。如淚人的一般。定要更加上幾分。悽切。念爲  
二回夢書反不如藏着頭兒。匿着尾兒。獨自和枕函兒。拼着。却爲爽快些。貞碧。臥病張本  
此時性靈全失。模模糊糊的。到了第二天。心中愈覺慘苦。暗想我在此。祇有這  
一天了。從此以後。便是雲山萬疊。烟水千尋。這個身子。却似飛絮。隨風浮萍。逐  
水就作不得主。來這一天的裏頭。尙有一點自主。則應當作何計較。盡此一天  
做去。那可一味傷悲。錯過了這自主的一個日子。然則我此。不如且到夢哥哥  
那邊。和他話一聲。離別夢哥哥的愛情。何等深重。就是生身的父母。也沒有這  
樣。那可會面。也不去會面。告別。也不去告別。竟然棄之如遺。不將使千載下的  
多情兒女。共笑罵我爲無義艸。麼然千載以下的笑罵。也由他罷了。那可使夢  
哥哥眼巴巴的望我去。訣別一聲。我偏是聲銷。青雀影。匿彩鸞。致他發出一種  
又悲又怨。又疑又憫的痴想。來這樣的情景。我就碎身萬段。也補服不得。也贖  
回不得了。貞碧這樣想。兩個足兒。就向前踉踉跄跄的走去。却又神思恍惚。莫

辨東西走了半天仍在這個房內又轉着一個念兒便拍着案兒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我任使夢哥哥罵我無情殊不忍使夢哥哥見了我增那個苦楚倘然因我不去的緣故夢哥哥遂恨我怨我唾我罵我把那萬種的愁情淡淡的減去則就實慰我心今天的不去辭別正是將計了但我此刻處在這個慘烈施渦的中心教我又何以爲情還是去呢還是不去呢還是生呢還是死呢咳嗽老天既要把這樣的苦境來坑我當初又何必生我呢貞碧正在萬箭鑽心的時候猛聽得一聲怒吼自鳴鐘正報着未時只見銀香兒走來道小姐去用饌呢貞碧道我不要吃你自去吃便了銀香兒見小姐無精打采也就出去貞碧坐了一回聽得自鳴鐘兒復打兩下因深恨那鐘兒何以這樣的無情我在此祇有這半天了你也該留些情分慢慢兒的走着何苦要這樣跑馬的一般催促我離去便開了窗望那太陽見欄邊花影漸漸移動一霎時間已是金烏西墜貞碧此時恨不得隨着夸父趕上把一條巨索兒繫住了太陽將他拖却回

來把足兒頓着道。那太陽也是無情。何不放長一綫。使我在這裏也可多留片刻。爲何偏故意行得這樣的快。沒有一刻卽昏黑起來。那銀香兒就來點着燈兒。請他用晚饜。貞碧仍回却了他悶悶的想起。我雖不忍向夢哥哥告別。傷他的心。然我明天一去之後。不知今生尙能會見夢哥哥否。我何勿趁此未去的時候。悄悄的去窺他一面。效着去秋那一晚在書房外的故事。也算得慰了我的心了。此刻已是黃昏。不可錯過良時。那足兒方欲前行。心中忽又退却。轉想我此刻見了他。不比前番了。倘然一陣心酸。聲隨淚墮。豈不要驚動他。反爲不美。或者上天憐我。此後再假我以一面的情緣。亦未可知。臨下回貞碧重臨張本 卽使緣盡於此。這番斷不可弄巧成拙。遂長歎了幾聲。垂着淚兒。向抽斗內取出那個小影。向他指着道。貞碧。貞碧。你徒具了這般姿態。虛生了那種痴情。豈知你的命兒。却是犬彘也不食呢。泣了一番。復取出那夢書的詩詞稿來。輕輕展讀。詎料讀一字。腸便一斷。聲出氣咽。終不能成誦。因丟在一旁。歎道。夢哥哥。你亦枉。

用此情了。你把我看作極貴重。極高超的一個女子。那曉得我却是。最薄命。最沒福的一個苦人。麼。貞碧一番苦盡。忽又自喜道。此刻方是七點鐘時候。却還有十一個小時。可以逗留在此。當也是上天憐我。特寬限我。這十一小時的時刻。我在此的緣分。幸還賸此十一小時。則此十一小時中。應當若何愛惜。若何鄭重。不可再讓他忽忽的過去了。想到這裏。就躺在床上。朦朧欲睡。忽復躍起。向床前環視一周。見仍在舊處。乃重行睡下。便喃喃的嚶語道。夢哥哥。你來送別麼。說了一聲。却又驚覺。睜開了杏目。訝着道。夢哥哥呢。難道是夢中麼。叫了幾聲。就大號起來。勉強把淚兒咽下。側身尋夢。聽得床前有人擲着。躑悲聲。浩歎。貞碧喚道。夢哥哥。你也不要傷心了。緣盡於此。夫復何言。你自己珍重着身子。不要把我苦命人兒。存在心上。復道。沁姐姐。你是我第一個知心的人。你也當諒着我的苦衷。勸着夢哥哥。不要傷懷。我就感激不盡了。貞碧說着。從夢中啼醒。轉來。則聞雞聲喔喔。由遠至近。窗上亮亮的。已透着晨光。那邊藍夫人及



合家人衆早喧喧嚷嚷的起來挑的扛的紛紛擾擾鬧個不了。貞碧沒奈何起來梳了頭。那藍夫人走來道：你隨我往西院去辭別一聲。你們小姊妹行都是狠和好的。自當去走一遭兒。貞碧却是不肯。藍夫人只得獨自走去。早有宗寶兒迎着到內堂坐下。虞夫人同着沁素出來。大家見過了禮。坐着講話。藍夫人便表明這遷移的原委。並道着那歉情。沁素甚是悽然。忽見一個廚夫撥了一大箕的稻艸灰。從內堂穿過。虞夫人就發話道：這灰爲什麼不從後門撥出去。却要在此裏走。那廚夫見太太動怒。便推託道：這幾天那張大嫂子把後門緊緊鎖着。一天祇許開兩次。不似從前。一天開到晚上。故此不使得狠。祇得在此裏走。張大嫂子的鎖後門甚是虞夫人道：這張大嫂子也是老昏了。門兒鎖着了不開。要這門兒做怎呢。薛媽在旁接着道：太太你不要錯怪他。這正是他的小心處。近日這條街上。却防慢藏誨盜時常聞得被竊賊掩進門兒內偷去東西。故他防着。就把後門鎖上。也是他謹慎呢。藍夫人見虞夫人有事盤

查。卽起身告別。沁素隨着虞夫人。直送出他到大門。方纔進來。沁素心中無限  
悽愴。方悟那天貞碧的種種凶兆。原來爲着這件慘別的事兒。上補明黯然的到  
了房中。垂頭坐着。見夢書忽一步一跌的進來。倒在床上。放聲大哭。沁素強作  
笑容。佯問道。爲什麼走進來就這樣的哭呢。夢書道。沁素姐姐你知道麼。藍妹  
妹去了。沁素道。我從前向你講過的。有聚必有散。有開必有謝。你就忘了這句  
話麼。第五回前夢書道。這個分散的事。我也拼着的。不過料不到這樣的平地風  
波。連一個別字也不能道得。就此雲散風流。成了千古長恨。你想傷心也不傷  
心。沁素正在勸解。只見宗寶兒走來道。小爺外面有客來拜會。請小爺就去。夢  
書道。是那個宗寶兒。道。我也不認識呢。聞說是什麼姓謝的。夢書知是好友謝  
楨。卽忙揩乾了眼淚。走下樓去。來到客廳。便道。謝兄今天那得光臨。謝楨見夢  
書出來。遂立起來說道。文兄可好。小弟因久違芝采。故此特來拜候。謝楨一頭  
說着。一眼瞧見夢書面上帶有淚痕。心中大爲惶惑。略談了幾句。就興辭而去。

出了大門。低著頭。一路行去。暗自沉吟。夢書因何悲苦至此。不提防當面來個人。和他一撞。謝楨幾何被跌。愕然看去。却是甄李。便道。甄兄那裏去。甄李道。我欲去訪夢書。謝楨道。今日不必去了。我正從那邊來。他不知爲着何事。正是悲苦得狠呢。甄李聽了。也是驚奇。說道。謝兄。我和你且到那邊茶坊裏去坐一回。我有事要請教呢。二人遂進了醉廬茶樓。檢了一個幽僻的座頭坐了。甄李道。夢書的悲苦。我却有些知道。我欲訪他。正擬去寬慰他這件事。爲第念三回  
寄書伏線但他的情性。固執得狠。恐非口舌所能爭呢。此刻幸遇謝兄。我們大家商議商議。有何良策。使他解去這個煩惱。我們都是金蘭好友。理應和他出力着這件事。兒。謝楨道。他究爲什麼事。我却沒有知道。甄李道。我也不過傳聞之言。未必確實無疑。今聽了謝兄所說的話。就有五六分真了。夢書天生的一副痴情。諒謝兄定有所知。他的意兒。固不同登徒子一流人物。他愛了這個人。就把那千萬重的柔情。都壓在他的身上。唱和着詩詞。調弄着脂粉。撕磨着耳鬢。深深憐

惜。歎。歎。温存。却有一件人所難及的事兒。他任教若何恩愛。總沒有一點流於非禮。一若不知什麼床第枕席的道理。那東院的藍小姐。又是嬌。慙。成。性。蘊。藉。多情。和。夢。書。正。是。天。生。絕。對。乃今日忽聞藍家盡室他遷。不知何故。我正是大惑。方纔聽了你的話。一發信了。雖無其事。不可無其言。這個金玉良緣。怎樣設法挽回。方盡着我們金蘭的義務呢。謝楨皺着眉兒說道。這件事却是很難。夢書已有家室。怎能貿然的做着鮑十一娘。向霍小玉家去關說。此事還須從長計較。你此刻何不先去探着夢書的口氣。再作道理。甄李見議不出什麼良策。就會了鈔別了謝楨。一直向文府來。只見街坊上肩摩轂擊的擁擠不堪。都是爲藍府搬物的人。甄李到了文府。卽一直步進大廳。早由門公入內飛服。甄李坐在廳上。隱隱聽得裏邊傳出那啼哭的聲音來。甄李愕然失色。急急向內窺探。正是鶯聲寫出鍾期義。鵲血啼來望帝心。

要知甄李窺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識奸情徐仙兒被黜 續舊好藍貞碧重臨

却說甄李聽得啼哭的聲音。大是疑詫。偷向裏邊窺探。却又瞧不見什麼。細聽那個哭聲。似怨似慕。抑鬱淒涼。令人不堪側耳。甄李待了一回。裏邊的哭聲漸漸住了。忽見門公傳說小爺出來。甄李忙向內瞧着。一陣脚步兒響。夢書就蹣蹣跚跚的走來。甄李道。文兄久不會了。貴體可好。夢書沒情沒緒的答了幾句。甄李便把言來挑着道。今日藍府上爲何忽然喬遷起來。多年的鄰比。向來親熱熱的。一旦分離。却也可惜。夢書道。也沒有什麼可惜。人生在世。悲樂無常。月圓則缺。花開則落。合離離。徒斷送了這個春心罷了。甄李道。文兄講得狠是。月圓則缺。乃到了來月。就又圓了。花開則落。乃到了來年。就又開了。雖然樂盡。生悲。却又否極致泰呢。夢書道。月缺了。仍能圓的。花落了。仍能開的。獨有人死了。却不能復生。事過了。却不能復回。權失了。却不能復得。情斷了。却不能復續。這正是天道不公平的地方。人生最可憐的境界。說着眼兒就紅了。甄李見

這般光景。幾欲陪着他痛哭。卽回過頭來。起身作別。夢書送了客。回到沁素那邊。見金柔兒笑着的進來。說道。少奶奶。徐仙兒的事發作了。沁素道。你那裏知道。金柔兒道。我方纔在太太跟前。見太太怒得了不得。逼着徐仙兒回去。徐仙兒只管哀哀的苦求。太太總是不依。少奶奶你若不信。此刻到太太那邊去瞧瞧呢。徐仙兒昔日的雄風。到此時也消磨殆盡了。夢書問道。徐仙兒爲了什麼事。就如此的決裂了。沁素笑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你也不要查問了。免得動着惱兒。夢書再四思索。莫明其故。忽見薛媽長嗟短吁的走來。沁素忙問其詳。薛媽道。徐仙兒也是自作自受呢。他原不合去和桂金尋釁。現在事兒却弄大了。沁素道。爲何呢。薛媽道。前天少奶奶和我講了。我就照此向沈桂金說着。沈桂金便沸沸揚揚的講起來。那徐仙兒的意中人。果然聽得了這句話。就心灰意爛。不到這裏來鬼混了。張大嫂子又把後門兒鎖着。金損也被藍太太黜退。正是從前污跡。一旦掃除。這個門兒內。沁素之計果然高妙弄得清清淨淨。

好不爽快。那曉得徐仙兒不知已過。昨天偏去向桂金饒舌。說什麼壞他的名聲。絕他的咽喉。拼着命。胡鬧了一場。今日被宗寶兒向太太跟前陳明了這件事。太太傳沈桂金來問着。桂金就一五一十的說了。太太大怒之下。此時就立刻要把徐仙兒驅逐出去。豈不是自己作死麼。沁素道。宗寶兒也太多事了。他既斷了這條路。又何必去出首他呢。可見沁素原無擠排薛媽道。少奶奶。你却不知呢。這幾天徐仙兒天天尋人家的事。不是怨着張大嫂子鎖後門。就是冷言冷語的罵着宗寶兒。他們積不能平。故有今日的事來呢。夢書在旁聽着。仍是不解這事兒。正欲向薛媽盤問。那徐仙兒含着淚過來。向小爺少奶奶跟前磕了頭。哭道。我自小到這裏來。蒙小爺十分的抬舉。我就盡心竭力的侍奉小爺。沒有半點懈怠兒。想小爺是也明白的。今天不知那個在太太跟前進了讒。太太即要把我驅逐出去。可憐我家裏頭母親也死了。祇有一個老父。教我回去怎樣的度日。豈不要活活的餓死麼。小爺求你憐着我從前的微勞。恕着我

種種的狂悖。向太太跟前說一聲。我此後總摳出心兒。摳出胆兒。不敢再有一

點胡爲。再出一句謬話。說時就哭得出不得聲來。到此後悔也遲了夢書見他波橫秋

水。慘溢桃花。不覺哀憐起來。欲和他向太太那邊去說。個情却被薛媽把眼兒

止住。他金柔兒又在那邊暗暗搖頭。夢書弄得沒有主意。坐着了絕。不做聲。徐

仙兒見小爺也已心冷。回想自己的行爲。於小爺面上。實難對付。祇得大號而

去了。夢書心中大爲不忍。於慘苦之中。又加上一重傷感。鎮日的聲聲寄慨。面

面含愁。神志昏迷。語無倫次。爲廿二回臥病之由沁素見了暗暗憂悶。又沒有法兒去寬

慰他。却弄得也是眉梢深鎖。絕無笑容。那天正在窗下梳頭。聽得簾前的那個

鸚鵡。喃喃的誦着多心經。因想去年飛觴行令。提前第五回鸚鵡誦詩事何等熱鬧。今日鳳

去台空。廣陵散已成絕調。無怪夢書這樣的愴懷。就是我於此時。亦未免有情。

誰能遣此。沁素感慨了一番。忽然大悟。便提着筆兒。吟成一律。不住的低徊朗

誦。那鸚鵡也就啾啾嘈嘈的學起來。爲廿二回只解詩張本只金柔兒喘喘的走來道。小



爺呢。外邊有許多人來瞧小爺。請小爺快去呢。沁素倒吃了一驚。忙問是何人。金柔兒道。是小爺的朋友呢。沁素遂去喚起了夢書。伺候他梳洗好了。吃了些蛋糕兒。夢書卽出去接見。原來就是甄李謝楨一班的好友。夢書啓問道。衆位何以來得這樣早。甄李道。那邊大芳街上。新開一個戲園。聞說脚色狠齊整。酒菜也清潔。故特來邀請文兄。同去玩賞玩賞。以遣悶懷。夢書却要推辭。被衆人逼不過。只得應允道。如此請衆位少坐。待我去換件衣服來。亟回進房中。換了衣服。向沁素說明了聽戲的事兒。沁素叮嚀了他幾句。夢書遂同着那班朋友去了。沁素很是歡喜。想他或可借此開開懷。減去些煩惱。也是一樁好事。因坐向窗前。閒弄着針黹。聽得金柔兒在那邊喚道。藍小姐。你今天怎樣的。又到這裏來了。沁素聽說藍小姐來。忙丟了針黹。方欲出外迎迓。那貞碧已走進外軒。沁素笑道。貞妹妹。你今天怎樣的。能彀來呢。我正想念你得狠。如何別也不來別一聲。就匆匆的適彼樂土了。你原來心上尙不忘着我們。今天還來探

望着貞碧道。那天我本是要來辭別的。却因身子有些不爽快。故就欠了這個禮了。心事難言沁素道。這幾天令尊的貴恙。當已全愈了。語中有刺貞碧恨着道。那裏能彀呢。都爲移家的事。煩了些。這幾天只有利害呢。可見移家不能去病沁素道人傑地靈。諒來總可卽占勿藥的。此等言語應向藍夫人說的方可使他自愧貞碧坐了一坐。又立起道。夢哥哥呢。可是在書房裏麼。煩沁姐姐着人去請他一聲。沁素道。他這幾天煩惱得狠。語言恍惚的。好似狂病將作的模樣。故那班朋友。今日來和他出去游玩游玩。散散心兒。此刻正不在家呢。貞碧道。幾時纔回。沁素道。想不到五點鐘。總就回了。貞碧重複坐下。恰好採芟也過來。大家閒談了多時。用了午饌。貞碧向洋台裏邊閒步。瞥見那薔薇花兒。依然翩翩欲語。嬈嬈動人。遂回轉。星眸向別處瞧去。却看玻璃窗上。依稀尙留着那夜推敲的手跡。提起前二十回借書事並地板上。隱現出兩個金蓮的鴻印來。貞碧不忍再看。回進外軒。支着頭兒。和沁素談心。那個秋波兒不住的向自鳴鐘上照着。其時正是未牌時分。貞碧暗想。這

鐘兒狠不知趣。有時要他慢慢兒的走，却是快得狠。上提着此刻要他快些走了。偏又這樣的遲遲起來了。莫非他故意和我作對麼？又想我住在這裏也多時了。從不曾見夢哥哥同着朋友出去游玩的。今日爲何偏有這樣的事兒。難道我和他的緣分果盡了不成？再想他晚間沒有不回的。我今日偏要待到他晚間總要會着了。他的面纔去也。算得和造化賭一口氣兒。明知天道已極強欲挽回於叔季亡國貞碧正在胡想。那自鳴鐘已報着四下。貞碧忖道：「好呢？沁姐姐說五點鐘總回來的。乃此時已四點鐘了。不多幾時，夢哥哥就要來呢。」遂對着鏡兒重勻着粉面，細掠着雲鬢，把衣兒整了一整，向着外邊望那夢書回來。忽然銀香兒奔進來說道：「小姐你爲何還不回呢？太太要往陳府去，有緊要的事兒待你回去替着陪老爺。你就忘了麼？」貞碧道：「我尙須坐一回兒。此刻時光已不早了。太太有什麼要事，就這樣的心急？你勸他明天去罷。」銀香兒笑道：「他正爲着你的事呢。」爲下同貞碧對親張本你反是這樣的沒要緊。貞碧聽了，渾似青天一個霹

震。震。得。他。目。定。口。呆。滿。身。都。被。烈。火。燒。着。便。叱。着。道。小。賤。人。誰。要。你。胡。言。我。總。要。回。去。的。斷。不。致。就。死。在。這。裏。你。先。回。家。我。卽。來。便。了。銀。香。兒。道。好。小。姐。那。轎。夫。也。待。得。手。麻。脚。冷。了。你。過。兩。天。再。好。來。的。何。必。爭。此。一。刻。沁。素。道。你。家。小。姐。遷。了。那。邊。去。要。來。就。不。便。了。今。日。既。然。來。了。何。妨。遲。這。片。刻。兒。倘。然。太。太。埋。怨。着。總。說。我。的。不。是。就。是。了。那。銀。香。兒。因。太。太。再。三。囑。咐。堅。要。促。貞。碧。回。家。貞。碧。恐。着。娘。兒。要。動。怒。却。不。好。十。分。耽。擱。又。訝。夢。哥。哥。爲。何。還。不。回。來。看。看。時。光。已。是。五。點。鐘。了。却。不。便。屢。向。沁。素。詰。問。夢。哥。哥。的。行。蹤。復。想。夢。哥。哥。今。日。是。總。無。緣。會。面。的。了。沁。姐。姐。原。是。知。心。知。意。的。人。有。什。麼。話。兒。不。妨。請。他。轉。告。夢。哥。哥。也。是。一。樣。的。不。過。輸。了。我。沒。得。一。會。罷。了。獨。是。我。的。話。兒。千。千。萬。萬。教。我。從。那。裏。說。起。好。呢。就。是。略。略。的。講。幾。句。恐。也。非。一。天。半。天。所。能。講。盡。的。又。教。我。怎。樣。講。呢。終。不。若。會。見。了。夢。哥。哥。卽。是。話。兒。不。及。講。我。心。中。却。覺。得。好。過。些。貞。碧。一。心。要。待。夢。書。那。經。得。銀。香。兒。頻。番。催。促。屢。次。嚙。齶。把。貞。碧。逼。得。萬。難。再。留。祇。得。

硬。着。頭。皮。咬。着。牙。關。向。池。素。告。別。一。句。話。沒。有。說。出。那。睫。上。的。淚。點。已。瑩。瑩。似。金。鋼。鑽。一。般。亟。把。羅。帕。掩。着。上。了。轎。兒。出。大。門。去。了。貞。碧。此。時。神。魂。早。離。軀。壳。也。覺。不。得。自。己。身。子。坐。在。轎。中。出。了。文。府。的。大。門。一。路。行。去。只。見。那。邊。一。個。人。穿。着。一。身。的。麗。服。獨。行。踽。踽。的。過。來。那。個。俊。俏。面。龐。已。變。作。死。灰。稿。本。垂。頭。喪。氣。神。色。可。憐。忙。把。淚。兒。揩。乾。了。子。細。看。去。原。來。就。是。夢。書。貞。碧。忍。不。住。那。個。聲。兒。從。喉。間。衝。將。出。來。要。喚。一。聲。夢。哥。哥。偏。被。這。氣。兒。鬱。塞。住。了。堵。着。聲。管。不。能。成。音。意。欲。飽。看。一。回。那。轎。兒。已。如。飛。而。去。亟。亟。的。回。眸。顧。盼。連。夢。書。的。影。兒。也。不。見。了。貞。碧。廢。然。欲。絕。突。見。夢。書。回。將。轉。來。向。轎。兒。旁。邊。的。玻。璃。窗。內。窺。看。貞。碧。喜。出。望。外。旋。身。正。視。却。是。自。己。的。影。兒。反。驚。了。一。身。冷。汗。貞。碧。轉。着。一。個。念。兒。遂。喚。銀。香。兒。道。我。忘。了。一。件。事。這。個。帕。兒。是。文。家。少。奶。奶。的。我。一。時。忘。了。就。攜。了。來。此。刻。小。爺。恰。在。前。邊。你。去。還。了。他。罷。銀。香。兒。受。着。帕。兒。趕。去。喚。小。爺。夢。書。回。頭。一。看。乃。是。銀。香。兒。便。道。銀。姐。兒。你。從。那。裏。來。銀。香。兒。道。我。方。纔。隨。着。小。

姐在你府上。此刻纔回去呢。小姐有個帕兒。還少奶奶的。煩小爺帶去罷。夢書展開瞧時。見已斑斑點點的。被淚兒溼透了。因藏在袖中。瑩瑩回去。到了房中。把衣兒換了。沁素問道。今天你聽的什麼戲兒。吃的什麼菜兒。可暢懷麼。夢書道。我也不知道呢。但覺得瞧的是紅紅綠綠。聽的是吹吹打打。吃的是甜甜鹹鹹。一些也沒有分曉。沁素笑道。這樣說來。那紅紅綠綠。正是色。即是空。吹吹打打。正是聞。無往來。甜甜鹹鹹。正是渣濁。消滅色。即是空。則無色。聞無往來。則無聲。渣濁消滅。則無味。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天下事。又那可認作真呢。四大皆空

沁素頗善說法。惜夢書不能悟耳。

夢書向袖中取出那半乾半濕的一方帕兒來。擲於沁素道。你瞧呢。這個上邊的樣兒。終究是虛呢。實呢。假呢。真呢。沁素看了。矍然變色。眼兒裏直弔下淚來。夢書忙問何故。正是

一幅羅巾啼舊夢。千行珠淚寄愁腸。

要知沁素掉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紅鸞喜照貞兒室 白虎悲臨藍老門

却說沁素看了那個帕兒。却是貞碧的東西。爲何啼痕透溼。睡影黏香。貞碧痴情。一至於此。不覺爲之愴然。那兩行的淚兒。就禁不住的墮下香腮來。夢書見沁素好端端的忽而流涕。忙問道。沁姐姐爲何泣起來呢。沁素亟亟揩乾了淚。強笑道。不是呢。那個微塵兒飛在眼中。故一時就淪着淚來。夢書道。這個帕兒是藍妹妹還你的呢。沁素道。你在那裏會着貞妹妹。夢書道。正爲沒有會得藍妹妹呢。這是銀香兒追來給我。囑我帶與你的。沁素也不分辨。把帕兒藏了。遂傳着薛媽來。向他說道。你和我去購辦四色禮物。須要精緻些的。明日去探望着藍小姐。因付了他三個銀元。薛媽應着去購辦了。到了明日早晨。薛媽就提着禮物往藍府去。到了塵暗橋。問了幾處。方纔找着。爲二十三回甄李尋不着作襯進了門兒。見藍夫人正在忙忙碌碌的。染着紅綠果兒。薛媽笑道。藍太太好忙呢。染這東西做什麼。藍夫人道。你可曉得麼。我家小姐對了親了。薛媽道。賀喜你老人家。

原來小姐要受茶了。對的那一家。藍夫人道。就是綠石街頭的談家呢。薛媽道。那談府上是大家族呢。不知是那一房。這位新姑爺今年幾歲了。藍夫人道。是第六房裏的三少爺。今年正二十歲。向在當舖裏做生意的。薛媽道。你家小姐好福分。對了這樣的好親。那談家是有名的一個富戶。他家裏產業很大。不知擇在那一天文定。屆時我却要來吃一杯喜酒兒呢。藍夫人道。尙沒有選定日子。有了日子我再來請你。薛媽遂把禮物呈上道。這些些東西。少奶奶命我來送給小姐的。昨天簡慢了他。今日身子可好麼。藍夫人道。他此刻尙未起身呢。不知爲什麼。這幾天總是癩癩的。只管睡。飯也不吃。吃些粥湯兒。真替別離之苦薛媽道。如此我也不去驚動他了。請他保重些。藍夫人謙讓了一番。把禮物寫出了兩件。薛媽再四請他全收。藍夫人總是不肯。薛媽只得把餘物帶了回去。藍夫人送了薛媽。將沁素的禮物。着銀香兒持去給小姐。貞碧愁夢初醒。聞得文少奶奶送東西來。忙問是着何人來的。銀香兒回說是薛媽。貞碧卽着銀香



兒去請他上樓。說有話兒問他。銀香兒笑道。他去了多時了。教我那裏去喚他呢。貞碧深自懊悔。爲什麼。今天偏這樣的好睡。錯過了文家的來使。把那送來的禮物瞧着。乃是一盤的蓮花餅。一包的杏仁糖。回想沁姐姐把這兩件東西送給我。却是何故。定有什麼隱謎在裏頭。苦索了一回。暗自點頭道。是了。從前范大成的雙蓮詩有云。但許鴛鴦相對浴。休驚翡翠一雙飛。那羅隱的杏花詩。則有數枝豔拂文君酒。半里紅欵宋玉牆的句兒。這正是沁姐姐多情撮合。有意勾連。把我和夢哥哥。哥哥比作文君。宋玉而鴛鴦許浴。翡翠休驚他。或有什麼龐統的連環妙計。曲爲成全。這好事亦未可知。但他遲到此時。恐將不及。昨日聞得銀香兒說什麼母親爲了我的事兒。往陳家去。只怕青青的章台柳將擁入沙陀利帳內。雖有許俊的拏雲手段。亦將徒喚奈何呢。繼而忽復歎道。啐我真個是向邯鄲枕上去尋樂事了。沁姐姐這兩件東西。原是表明這無可奈何的意兒。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這不是樹萱錄上碧衣女子的蓮花詩麼。萬水

千山知他故宮何處這不是宋徽宗的燕山亭望杏詞麼秋鴻社燕泣紅館斷  
送前踪殘月曉風虛碧軒已成陳迹祇有這個太陽的光兒尙是那邊的舊物  
他偏有情隨着我照到這裏來也是可憐得狠咳明妃再入雁門關玉環重進  
昭陽殿恐總是灰心絕望的事了貞碧悼歎了一回梳洗了到藍夫人那邊去  
請安見藍夫人染着那紅紅綠綠的胡桃兒荔枝兒蓮子兒花生兒攤了一檯  
心上就突然的一跳却又不便啓問欲把這萬般心事和盤托出又是開不出  
這個口兒然倘使不趁此時向母親力爭到了他日本已成舟就有昆侖奴也  
不中用了但是這件事羞答答的比不得別樣怎好在母親跟前啓齒不然當  
倩銀香兒在母親面前略略道破做一個代表偏是他近來又和我淡淡的變  
了心了瞧他的舉止有頭沒腦的爲擄漢玉好像他的心事比我還大呢他怎  
有心緒和我周旋這件事兒也罷我總拼着這條命效着那金谷園裏的綠珠  
燕子樓中的關盼盼任着他們怎樣做就是了貞碧立定了這個主意那氣兒

倒覺得平了些。遂走到父親房中。見藍圃睡在床上。身子朝着裏。朦朧朧。却是似醒非醒的樣兒。貞碧悄悄的坐在床沿上。看着父親形容枯槁。一息奄奄。病勢尤加猛劇。貞碧心中萬分憂急。那藍圃忽然翻過身來。突把貞碧的手牢牢捏着。嗚嗚的說道。我兒。爲父的將和你永訣了。我方纔夢中大是不祥。我的病終不起的了。可憐半生沒得兒子。祇有你一個人。我是把你當做掌中珍的看待。料不到此時就要丟開你了。昨夜聽你母親說。將和你對親。也不知對着那一家。他又不向我說明。藍夫人獨斷獨行此藍圃所以不悅釀成此病也不知那家的孩子。人品好不好。才學高不高。我甚是不安心。你年紀也不算小了。你自己也當捏定些主意。這是你終身大事。藍圃却不可任着你母親胡行亂爲的。斷腸我爲父的却顧不得你了。說罷大哭一聲。暈了過去。貞碧極聲喊叫。藍夫人纔走進來。見了這樣。就長號起來。只見藍圃漸漸回轉氣兒。微微的睜開兩眼。向貞碧看了一看。謂藍夫人道。你也不要哭了。此後你更可稱心了。惟是女兒的親事。不可魯

莽辦法。這是他終身的大事。藍夫人帶着哭說道。老爺你不必講這樣的話。我們兩個人。祇有這一點血肉。他的親事。那有不盡心的道理。我又不是後母。又沒有弟二個女兒。藍圃垂淚道。如此纔好。我也瞑目了。

藍圃於貞碧親事十分注意。豈料竟有第二十分

四回的事來。藍夫人實是可殺。

長歎了幾聲。竟是悠然而逝。藍夫人搶天撞地的哭了一番。亟

到外邊去料理那衣衾棺槨。貞碧已是昏絕在地。虧得銀香兒把熱湯來灌醒了。就守着尸靈。哀哀苦泣。不一時。陳羊陳朱都趕了來。幫着藍夫人辦理那喪務。雇了禮人樂工。把藍圃的屍身收殮了。藍夫人便欲將靈柩擡出。全無轉是貞碧再三爭執。并以大義來詰他。只得停在中堂。張起白布的孝幃。來延了幾個和尚。幾個道士。敲起木魚磬子。砰砰磅磅的做功德。貞碧天天伏在靈前。吞聲泣血。銀香兒也常陪着小姐。嘮嘮叨叨的哭。老爺。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好一對主僕。反是藍夫人裝着笑臉。全無時來勸慰他們。不許過於哀毀。陳羊弟兄就天天往在他家。和他理着雜務。那一天貞碧上了樓。到房中去換衣服。聽得那邊有人。

在飲泣和三月裏聽得的一副聲浪。正是無二。九提貞碧懷疑道。爲何常有這樣的哭聲。入我的耳來。不要是鬼物在那裏作祟。但前番是不在這個屋裏。難道鬼物真能跟來的麼。我今番不要去呵叱他。且暗地裏去瞧瞧那鬼物。終究是怎樣的。遂照着哭聲的方向。悄悄尋去。其聲却從銀香兒房中出來。那房門兒正是半開半掩。貞碧向內偷窺。只見銀香兒手中持了一件東西。向着他。悲悲訴怨。慘慘啼愁。原來是他貞碧掩到他背後。把他手中的東西。驀然奪下。回身便走。銀香兒就紅了臉。不敢作聲。貞碧回到房中。把那物細細觀看。乃是小小的一個漢玉扇墜。認得這個扇墜。分明是老爺的玩物。爲何落在了囊手內。銀香兒又向他號哭。誠屬莫明其故。想我父親素來大方。當不比阿堵的櫻桃會。卻要王珉的團扇。詠芳姿。繼想這個扇墜。老爺已於去年賞給金損的了。但金損今已斥退。該物怎能到銀香兒那邊。猜度了半晌。忽悟道。是了。金損無端驅逐。諒必爲着這件東西。春光洩漏。野鴛鴦雙雙飛散。怪不得那天我問

着母親。母親總是遮遮掩掩的樣兒。我今且把這個扇墜去問母親。看他怎樣再爲遮掩。因將扇墜藏在懷中。走下樓去。那陳羊上前迎着道。表妹妹。你在樓上做怎。我正要上樓來找你。貞碧道。我因裏衣汗溼了。故去換一件乾的。陳羊笑道。這樣說來。我虧得沒有上樓。不然羅襦襟解。淳于髡將醉倒紅裙了。虎落平陽

受犬欺爲之一哭

貞碧聽了。含着怒。不便發作。逕向孝幃裏去。大哭起來。

石醋醋失了崔元徽的七星幡

遂受封姨之虛正

是敢怒而不敢言。想起夢哥哥和我的情好。可稱得十二分的了。然你憐我愛

之中。從沒有一笑一言。流於邪慝。方纔陳羊這種話在夢哥哥斷然不肯出口的。他和我相對的時節。何嘗有半句狎褻的話兒。污着我他敬我如天仙寶。我如奇珍護我如赤子。風吹了怕着肉痛的。這纔是真憐愛。纔是真知音。夢哥哥所用的情。可稱得天壤間獨一無二的了。我怎麼偏沒福享受他的這種真情。電光石火轉瞬。無存秦樹崧雲。竟成長別。那白樂天長恨歌的末聯。正可贈於我和夢哥哥兩人了。貞碧一頭哭。一頭想想。心酸聲轉咽。哭來腸斷。恨翻多。

藍夫人聽得貞碧這樣哭。忙來勸着道。你可是發瘋呢。你這樣的哭。就能哭活你父親回來麼。貞碧見娘兒話着。勉強收了淚。到房中去洗臉。那陳羊就跟着進來。貞碧愈覺厭憎。却不好將他推出去。恰好銀香兒捧了臉水走來。貞碧向他遞個眼色。銀香兒早已明白。便向陳羊說道。陳二少爺請外邊坐罷。我家小姐要洗臉了。陳羊被銀香兒下令逐客。老大沒趣。這該應受只得慢吞吞的出去。貞碧坐向菱花。洗了臉。却因孝服在身。屏除着脂粉。淡淡的添上些眉黛。執了一柄玉帶扇。來到母親那邊。欲細訊那金損的隱情。見母親正在揩着那鴉片烟燈。貞碧道。母親你也太不憚煩了。這是家丁們做的事。你何必自己動手。藍夫人道。那班人都是酒囊飯袋呢。金損去了。便沒人能做這事了。貞碧趁此把言挑着道。本來好端端的。爲何把金損斥退起來。他又不犯什麼大過。藍夫人道。你不知呢。此刻已遷到這裏來。不妨向你說明了。那天文府上的宗寶兒。悄悄過來。傳着太太的命。說你家的金損。和我家的徐仙兒。都不安本分得狠。天

天在後衙內打情罵俏。時常撞着的。不是見徐仙兒紅着粉腮。就是見金損開着笑口。弄得不成體統。故暗地裏來知照一聲。大家防範着。免釀成了禍胎。兩將

路非作一路所爲聚而礙之也合宗寶兒這樣說。偏當着老爺的面。我急把眼觀上同薛嬌語便見此計之靈妙

色去止住他。他竟佯作不知的樣兒。想也是計中的指使老爺聽了。就大怒起來。借着別

事立刻把金損逐出。你想這件事虛實尙沒有明白。也未免太魯莽了。沁素之計雖近

於譎然不如此却貞碧聽了這番話。又加上一重疑障。他明明和銀香兒有曖昧。爲何偏說到徐仙兒身上去。令人不能明解。却不好把扇墜呈出。表明這事的原本。那藍夫人忽然驚着道。阿喲。我忘了一件要事了。忙丟去了手中的烟燈。慌慌張張奔到帳房裏去。貞碧大爲奇訝。正是

疑雲疑雨偏多事。黃葉黃花總是愁。

要知藍夫人奔去如何。且看下回分。

第二十二回 離恨天文郎臥病 相思地梅女解詩



却說藍夫人慌慌張張出去。貞碧大爲惶惑。不知爲着何事。遲了一回。見藍夫人手中持了一個字條兒。回進來。便喚銀香兒道。你領着兩個當差的。到文府上去。照這單子借幾件東西。說老爺開喪用的。銀香兒領了命。到了文府。向虞夫人請過了安。把借東西的單子呈上。表明這個原委。虞夫人卽着宗寶兒去會同了少奶奶。照單付物。沁素遂一一檢付銀香兒。銀香兒謝了一聲。交當差的昇着回去了。沁素回向泣紅館。恰遇夢書從書房裏進來。夢書問道。方纔銀香兒來做怎。沁素道。你那裏知道。夢書道。我在書房裏讀書。他却從窗外探望我。故我知道。銀香兒之心沁素道。藍夫人命他來借些東西呢。夢書狠是不樂。走出琉璃窗。倚着闌干。呆呆的悵望。但見夕陽慘淡。暮靄蒼涼。滿架的薔薇。都是婉轉嬌羞。呈出一種可憐之色。那個微風兒蕭蕭颯颯。從三十三天中吹送。無限的愁惱來。那邊有幾個小鶻兒。立在屋角。啾啾的亂噪。不知還是報喜呢。還是報凶。夢書對此景色。不堪極目。方欲却步。陡聞東院虛碧軒中呀的。

一聲兩扇窗兒開了。現出一個人。好像貞碧的面龐兒。忙把眼光向那邊直射。過去却何曾開什麼窗。又何曾有什麼人。仍是簾櫳悄悄。院落沉沉。百丈情絲。結遍蜘蛛之網。一行豔粉。窺來蛺蝶之香。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這正是斷腸深處。忽然聽得那邊有個人。叫道。藍小姐。你今天怎樣的。又到這裏來了。夢書欣喜欲狂。一若九霄中落下彩雲來。亟回頭看時。原來是簾前鸚鵡。空調舌底事。關關學喚人。夢書已是愁腸百結。那堪再經此一番調弄。就直進內房。舖在床上。如死人一般。那個身子一些也動。彈不得額兒上微微的發起燒來。沁素忙喚了金柔兒。幫着扶起了夢書。和他寬去外衣。脫了鞋兒。展開那錦被蓋。上。了一面飛報虞夫人。探芟也就過來探望。不一時。虞夫人即打發宗寶兒來。掉出金柔兒。因金柔兒年小不諳侍奉。宗寶兒則從前常侍小爺的。故有此命。宗寶兒遂私叩沁素。小爺受病的原委。沁素歎了一聲道。說也無益。除非向藍橋去找雲英來。方能愈這個病兒。宗寶兒點頭道。這件事早了一個月。就好商。

量呢。因輕輕去窺着小爺。看他沉迷迷的。不知人事。有時忽然大哭。有時又忽然大笑。滿口的模糊。言語殊不可辨。惟總不離着藍妹妹三個字兒。到了半夜。看夢書似乎熟睡的樣子。沁素便悄悄的向床邊睡去。宗寶兒就在旁邊的楊鴛榻上睡了。夢書忽又坐起來。把沁素的臂兒緊緊抱住。發出那似悲似喜的聲音。道藍妹妹。我追了你三萬多里的路。逢山穿山。逢水涉水。千辛萬苦的。竟被我追着了。快隨我到沁姐姐那邊去。他也爲了你苦得狠呢。沁素兀然驚覺。輕輕將他扶着。夢書又翻過去睡了。沁素被他鬧了一夜。宗寶兒也沒有睡得幾時。天色一明。薛媽就奉了命過來。隔着窗兒探問小爺病勢。宗寶兒向他總是搖頭。薛媽皺着眉兒去了。金柔兒捧了臉水和早饈來。沁素草草的洗了臉。那里吃得下東西。宗寶兒吃了半碗。也就胸膈膨脹起來。卽着金柔兒取了去。沁素道宗寶兒。那小爺今番的病。何以這樣的利害。便怎樣呢。宗寶兒道。總要那樣的寬寬他的心。方好。且待大夫來了。再作道理。二人正在說話。那夢書睡

覺轉來。叫一聲。是夢麼。歎了一口氣。就吐出幾滴鮮紅的血。沁素魂飛天外。坐在床沿上。和他摩着胸廓。宗寶兒絞了把熱手巾。和他揩去了額上的微汗。那時文嚴正陪着王大夫進來。沁素連忙迴避。王大夫診了脈。退出去開藥方。文嚴細問其故。王大夫道。這也奇了。貴公子不應有這樣的病兒。文嚴道。爲何呢。王大夫道。這是憤氣傷肝。變成鬱火。肺葉盡被焦灼。裏邊熱度驟增。故有方纔的血咯出。想貴公子享着蔭下的福。又不管着家務。無憂無慮的。那裏來什麼鬱氣。豈不是不該犯這病麼。遂開了幾味平肝潤肺止血養神的藥兒。文嚴立刻着沈大淑去購了回來。交於宗寶兒。命他速速煎烹。夢書吃了一杯藥。略爲清爽。沁素故意和他談天。說地。冀他排遣。這個念兒。宗寶兒坐在一旁。和沁素七搭八搭說些笑話兒。欲博夢書歡笑。夢書却同耳聾的一般。十句中聽不到兩三句。他目中常印着藍妹妹的一個俏影。耳中常颺着藍妹妹的一片嬌音。鼻中常擁着藍妹妹的一陣脂香。腦中常懸着藍妹妹的一段情意。那個手兒。

宛如常握着藍妹妹那個足兒宛如常蹴着藍妹妹那個身兒宛如常傍着藍妹妹那個頭兒宛如常枕着藍妹妹那個髮兒好如藍妹妹拖着那個腰兒好如藍妹妹抱着那個膚兒好似藍妹妹摩着那個氣兒好如藍妹妹吮着夢書此時心界中幻出千萬萬的藍妹妹幾似滿床滿室滿庭滿堂滿城滿國滿地球滿空際擁擠擠都是藍妹妹連到那月球日球諸天恆星中無一處不現出恆河沙數的藍妹妹來沁素千般的諷諫百樣的寬慰見夢書總是不言不語似不能動得他分毫的心真個是智窮力盡竊與宗寶兒商議宗寶兒道否則可以悄悄的去接着藍小姐來使他見了面權解一時的急無奈藍小姐正在喪次不能出門如何是好沁素聽了這話一籌莫展那不當水盡山窮處重向床沿上坐着見夢書坐起來說道我要喝一口茶呢宗寶兒忙斟了一盞紫筍茶送到他唇上夢書喝了一口好像心中明白一些倚在沁素的身上說道沁姐姐我此刻在什麼地方沁素笑道你仍在自己房中呢夢書把眼兒四處

瞧着。點了一點頭。說道。果然在這裏。此刻什麼時候了。宗寶兒向自鳴鐘上瞧了一瞧。回道。二點四十二分。夢書道。然則再過十八分。就是三點鐘了麼。宗寶兒笑道。小爺你真聰明了。夢書道。那邊火爐上煮什麼東西。宗寶兒道。煎的藥呢。夢書道。煎了藥。那個吃的。宗寶兒道。你吃呢。還有那個要吃什麼藥。夢書道。這也奇了。我爲何要吃起藥來。沁素笑道。你有病呢。現在再吃了一服就好了。夢書道。沁姐姐。我有什麼病。我的病。終究那樣的。沁素道。也不過感冒些風寒罷了。宗寶兒道。小爺你昨天的事情。自己曉得不曉得。沁素忙向他看了一眼。宗寶兒就住口了。夢書滿腹狐疑。猛聽得窗外一個人誦着詩。兒朗朗有致。便問道。窗外那個誦詩。沁素一聽。原來卽是那個鸚鵡。笑道。鸚鵡呢。夢書道。誦得好詩。可去取他進來。宗寶兒遂去解下籠來。挂在床前。那鸚鵡見了人。就不吟唵了。夢書道。你誦得好。我愛聽你誦。你誦呢。那鸚鵡一若知覺的樣兒。復緩緩的誦道。

曾從苦海證清虛。慧劍飛來煩惱除。法解有爲原夢幻。乘參緣  
覺見眞如。

無情悟得黃花色。迷障徒傳青鳥書。打破魔關歸寂滅。休將因

果說華胥。

夢書道好詩好詩。不知那個鸚鵡從何處學來的。沁素笑道。這是我那天早上  
胡亂吟成的。適被他聽得了。就常常把這詩來當做歌兒唱着。夢書道。沁姐姐。  
你這詩我頗有不解的地方。煩你解一遍兒給我聽。沁素道。你不厭煩。我就解  
你聽。你可曉得一個人。人生在這繁華世界裏。頭身上邊。穿着綺羅繡口裏邊。  
吃着山珍海味。眼界中看着金銀珠寶耳廓中聽着絲竹管絃。還有美麗的姑  
娘。親暱着俊俏的丫環。侍奉着靈利的嬰童。跟着辨給的門客。奉承着這樣  
的快樂。雖南面王不易此。爲何有等明達的人。偏要勘破紅塵。棄了眼前的樂  
境。遯跡在青山綠水間。一如張志和的浮家泛宅。陶淵明的解組歸田。甘受那

清涼苦境呢。殊不知樂境。卽是苦海。苦海乃爲樂國。大凡樂不可極。欲不可縱。好事多磨。良緣易斷。那綺羅錦繡。一霎時就破爛了。山珍海味。一霎時就腐臭了。金銀珠寶。一霎時就罄匱了。絲竹管絃。一霎時就絕滅了。美麗的姑娘。一霎時就化作骷髏了。俊俏的丫環。一霎時就變爲老嫗了。靈利的嬰童。一霎時就東逃西竄了。辨佞的門客。一霎時就風流雲散了。到了那時。移勢去却。不免樂極悲生。昔日繁華。而今安在。蕭條冷落。徒享受無量的苦趣。不如早些看破。這一班虛情。愁情。憎情。僞情。保守着虛靈不昧的。一點良情。草冠布褐。較文繡以爲。潔山肴。野菽。視珍錯以爲。甘池草。籬花。比珠玉以爲。豔。錫。簫。牧。笛。擬。鐘。鼓。以爲。幽山妻。野婢。遠勝於。豔。妾。妖。姬。村。兒。林。叟。實。駕。于。狡。童。狎。友。處。此。無。罣。無。礙。無。恐。無。怖。的。地。位。覺。得。心。清。氣。爽。魄。鎮。魂。安。這。就。是。曾。從。苦。海。證。清。虛。的。意。思。了。第一番說法。先從無憶。無妄。下手。但既然見到了這個地步。須毅然決然。把一切五濁六欲。七心八垢。急揮慧劍。以除孽根。速將自己的清淨法身。跳出這座愁雲慘霧。苦



雨悲風的煩惱。城來方能脫離苦海。登着清涼世界呢。第二番說法就利用斬根

夢書道。這煩惱城是怎模樣的。沁素道。這就是潛確類書上所載。念煩惱。不念

煩惱。念不念煩惱。我煩惱。我所煩惱。自性煩惱。差別煩惱。攝受煩惱的一個。大

城子。夢書道。這第二聯怎樣解。沁素道。第二聯是申明首聯的意思。金剛經有

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試觀中外歷史。有專制家。共和家。憲法家。外交家。

政治家。宗教家。理想家。冒險家。革命家。不啻千百萬人。然都已一坏黃土了。此

浮生那一個不是做了一場大夢。惟此等人。尙有遺風餘韻。流布人間。雖死仍

爲不朽。輕輕撇開最可憐的是香水溪的吳夫。差昭陽宮的漢成帝。芳樂殿的東昏

侯。華清宮的唐元宗。桂殿的陳後主。迷樓的隋煬帝。金谷園的石季倫。燕子樓

的張建封。七寶花幃的甯王思。香媚寢的孫亮。金絲帳的元載。玉馬枕的沈慶

之。却是胭脂幻影。開來優曇之花。歌舞空歡。徒結相思之樹。這就是一個惡夢。

了。第三番直接着情所以辟支。求道。聞因緣。而得解。聽環珮。而有悟。他闡得罌

粟。雖。豔。實。含。賊。命。之。漿。珠。蘭。雖。香。抱。有。斷。腸。之。葉。風。流。藪。中。無。非。粉。骷。髏。溫。柔。  
鄉。裏。無。非。蜜。砒。霜。朱。唇。緋。靨。無。非。點。點。的。赤。血。瓊。姿。玉。質。無。非。閃。閃。的。白。刃。望。  
而。却。步。之。不。暇。那。堪。把。迷。魂。陣。認。作。迷。香。洞。蒙。汗。酒。認。作。合。歡。酒。麼。參。破。了。慾。  
界。的。元。機。自。能。享。真。如。的。妙。福。就。似。馬。祖。道。一。禪。師。所。云。迴。三。毒。爲。三。味。迴。六。  
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名。爲。大。智。呢。的。第。四。番。說。法。寫。出。情。字。可。驚。可。怕。第三聯是  
後。首。聯。的。意。思。上。更。進。一。層。着。想。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一。件。靠。得。住。的。你。靠。着。  
政。府。政。府。有。時。傾。覆。的。你。靠。着。父。母。父。母。有。時。死。亡。的。你。靠。着。親。友。親。友。有。時。  
分。離。的。你。靠。着。社。會。社。會。有。時。解。散。的。靠。財。財。要。竭。的。靠。勢。勢。要。衰。的。靠。山。山。  
要。崩。的。靠。水。水。要。乾。的。那。一。個。好。靠。那。一。樣。好。靠。還。有。最。靠。不。住。的。是。個。情。字。  
那。班。趨。炎。附。勢。的。齷。齷。東。西。見。你。家。產。大。官。爵。高。就。爭。妍。取。憐。的。來。諂。媚。你。有。  
願。做。你。小。星。的。有。願。做。你。侍。婢。的。待。到。你。一。失。了。勢。就。不。顧。着。你。怎。樣。早。早。的。  
高。飛。遠。颺。了。從。前。的。萬。種。恩。情。那。有。一。絲。一。寸。可。以。靠。得。然。這。個。尙。是。下。乘。的。

情界卑卑不足道呢。再有上乘的他也不慕富不慕貴。他無非憐你的文才。愛你的容貌。就贈着買午的香。題着采蘋的葉。恩恩愛愛如膠如漆。不比着那班人專事諂媚。毫無真情了。乃到了後來。有的是入宮見妒。卓文君咏着白頭吟了。有的是爻占脫輻。李清照題着漱玉集了。有的是銅屏取冷。荀家婦偏工愁多病了。有的是玉環遺愛。崔氏婢竟香銷玉隕了。有的是彩雲飛去。柳枝便逐向東風了。有的是紅絲別繫。崔女便離却西廂了。這個情字。衰的衰。忘的忘。己的己。遷的遷。頃刻間都化爲烏有。也是一些靠不住。所以五燈會元上所說的。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可見黃花雖好。實無一毫的情。可惹我牽着。佳人雖美。實無一點的情。可供我戀着。黃花無情。佳人更屬無情了。第五番從情字對面說來

更覺透關。這樣看來。佳人的情。真是一些也沒有的。他贈你的香帕。遺你的新詩。矚你的柔言密語。媚你的深顰淺笑。無非勾你魂。奪你魄。迷你的性靈。斫你的腦力。他的青鳥書。就是催命符。不可不留神防範的。第六番說法與第四番相類。惟此則更爲沉實。漸漸引到

上夢書身

末聯的意思更爲膚淺。以上情關內的變相都已洞燭其弊。宜速把這魔頭打退。凡一切蜂蝶使鵲橋鳳台斬絕。這般痴想那個情魔自歸寂滅。不能肆其殘虐。耗我元神的第七番歸結到死憶无妄。至於從前一切妖夢留在心界中的打掃得乾乾淨淨。自覺豁然開朗了。第八番是結到夢書身上。夢書聽到末句忽然大叫一聲罷了。早已昏絕過去。沁素同宗寶兒急急的叫喚。正是

真言喝着當頭棒。絕地牽來續命絲。

要知夢書昏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覓桃源甄李寄情書 撕風箏夢書悟色相

却說夢書聽了沁素的一番說法。大叫一聲昏絕過去。嚇得沁素和宗寶兒不住的叫喚。夢書回轉氣來。不言不語。只管把頭亂搖。亂點心中。正如楚靈王聽了右尹子革的話兒一般。不能自決。忽見金柔兒匆匆的走來說道。外邊有個姓甄的客人。緊要會見小爺。我回他有病。他就說要上樓來。這便怎樣。沁素道。

宗寶兒。你去走一遭罷。問他有何要事。若係雜務事件。你儘可傳言着。倘是學務裏的事。可請余先生出來會一會。說小爺病勢甚重。實不能會客。有慢他了。宗寶兒遂下了樓。來到屏門那邊。問着何事。甄李道。我爲那院試的事。故要會你家小爺。宗寶兒道。小爺方在發暈。實不能會客。請與余師爺會談罷。甄李道。你家小爺的病。爲何就這樣利害起來。正說着。已由小使們去請了余先生出來。二人謙讓坐下。甄李道。文兄貴恙。何以竟如此利害。現在去院試的期正不遠了。便怎樣呢。余明德皺着眉頭說道。是呢。聽說他的病。甚是離奇。我也憂悶得狠。先生望學生入學較父母望兒子爲更切爲發財起見也安得不憂悶甄李道。我來正爲着院試的事。此時去院試尙有二十餘天。到那時文兄的病總好了。我今番沒得同伴。承文兄推爲知己。可否附着驥尾。余明德道。這是狠好了。待小弟回過敝東。再行復命。甄李坐了一回。就告辭而去。心中一路思想。那夢書的待着藍小姐。也算得十分了。他此時一病垂危。藍小姐那裏知道。不如待我假作一書。親自投去。使藍小

姐得了這個消息。或者想個法兒去寬慰他。他的病方能有望。照此樣兒。夢書實是束手待斃了。豈不白白的送了性命麼。甄李立定主意。回到家中。草草寫了幾句封固好了。甄這書豈可代寫李太爲魯莽尋到塵暗橋來。那處正是荒僻的街兒。並沒有店鋪開張。連行人也是寥寥的。甄李昂頭行去。但見雀網蕭條。家家鎖玉。獸環冷落。戶戶緘春。去叩着那一家的門兒。問訊呢。甄李一個人在那條僻巷裏。踱來踱去。跑了幾遍。認不出那家是藍府。偏又是這的時候。路上行人也沒有。一個甚是納悶。暗想我待一回兒。總有人行過這裏的。我就可問個信兒。遂立在一家的簷下。待着看看一羣麻雀兒飛來飛去。頗自安閒。絕無怕人的樣兒。微風兒吹着竹籬。就颯颯的颺出一種幽靜的聲韻來。忽聽得那邊鏗鏗...的敲着小鑼來了一個賣糖的老頭兒。甄李大喜。走上前去問道。老頭兒。我問你一個信。那一家是姓藍的那老頭兒。仍是走他的路。却没有聽得甄李忙拖着。他道。姓藍的在那裏。那老頭兒方纔立定了脚。向甄李看了一看。搖着頭道。沒

有藍的。只有紅的。玫瑰糖。黑的。薄荷糖。白的。松子糖。黃的。木犀糖。那裏有什麼藍色的糖來。甄李見他沒有聽清楚。復高聲的說道。我不是買你的糖。是要問你一個信。那老頭兒道。你原來是問信的。你問那一家呢。甄李道。是姓藍的。那老頭兒道。雷萬春死了。就絕了香火了。這裏沒有姓雷的。甄李道。不是呢。姓藍。那老頭兒道。姓梅。麼。他們都在東洋。還是跟着梅福出洋去的。這裏也沒有甄李。又好氣又好笑。偏問着了。這個聾子。便道。是藍采和的藍。那老頭兒嗔着道。你的人也奇了。你要尋藍采和。須要去問呂洞賓的。教我那裏能彀知道。說着挑了糖担去了。甄李撞了一鼻子的灰。想待第二個人來。再問立了多時。却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竟沒有第二個人。走過甄李。萬分無聊。瞥見那邊一家人家呀的一聲。有個小梅香。提着藍兒。開出門來。甄李見了。如獲珍寶。急急趕上去。問他。追了幾條巷。那小梅香。轉了一個灣。就不見了。甄李更加懊惱。一想回到原處去。待着也是沒用。看看天色將晚。下來了腹中。已是飢餒。轆轤腿。

兒也立得酸麻着。只得回去再作計較。

夢書之情不流於實跡。倘寄書一事。出諸夢書。便失其情之真。然此事不可有。

又不可不有。更不可真有用甄李作假書及尋找不遇妙甚。

因搖着扇兒。懶拖拖的走去。可巧遇着謝植忙

道。謝兄那裏去。謝植見是甄李。便道。甄兄你在此做怎。甄李遂把這件事情述了一番。謝植笑道。你虧得沒有找到藍府。不然就弄出事來了。甄李亟問其故。謝植道。甄兄你作事。也不可這樣魯莽的。你這封假書。怎能直達藍小姐之目。他家也有許多人偷被別人見了。這場禍。豈不是大得狠麼。確確然然甄李被他一句話提醒了。回道。是呢。我却一時想不到。就孟浪做去了。現在還幸得沒有投這封書。二人說說談談。一同前行。謝植堅邀甄李到他家裏去。甄李只得隨了謝植到他家中。謝植着家人買了些點心。大家吃了。甄李看天色已晚。起身作別。謝植送出大門。見那邊一個老人家。領着一個小孩子。走過他門外。謝植一看。認得是夢書的姪子文珮。忙道。珮姪兒。你那裏去呢。文珮見了。即作了一個揖。回道。謝叔父。我在大姑母處吃壽酒。此刻回去了。謝植道。我有件玩物送給



你。你待一回兒。我去取出來。遂回身進去。取了一個大風箏。遞於文珮道。你取去玩罷。文珮見是一個王昭君馬上彈琵琶的風箏。就迷花眼笑的。謝了謝楨。回家去了。文珮很是得意。到了家中。卽喜洋洋的持了風箏。去給叔父瞧。大踏步跨進泣紅館。喚道。夢叔父。你瞧一件好東西。這是謝家叔父給我的。夢書低着頭。閉着目。正在把沁素的話兒細細揣摩。層層推攷。心中忽迷忽悟。時醒時昏。猛聽得文珮叫着。忙把眼兒微微展開。見他手中持着一個昭君出塞的風箏。夢書接過來看了。又看了。又想。忽然胸廓中的千重雲霧。陡被一個霹靂震得無影無踪。早捧出一輪堂堂正正的丹心來。遂把手中的風箏。猛力撕去。變爲片片紅葉。狼藉滿地。與貞碧撕帕事相對。然命意絕不相同。文珮大哭道。我好意給你瞧。你怎樣把我風箏撕掉了。沁素忙慰道。你不要哭。夢叔父有病呢。我明天賠着你。兩個大風箏。可好麼。文珮聽了這話。便喜悅道。好呢。嬌母明日賠了我。我就再請夢叔父撕着。撕了一個。賠兩個。撕了兩個。要賠四個了。遂把袖兒揩乾了淚。

依然躑跳的去了。宗寶兒掌着燈兒走來。見滿地都是碎風箏的綠紙兒。笑道：小爺爲何要撕去這風箏。這風箏又不曾害着你。夢書道：誰說沒有害他。害得我。我正苦呢。他的毒比蛇蝎比虎狼比信石比鳩酒都還猛烈。別的毒是有凶惡的形相的。有可怕的顏色的。人一望便知是毒物。獨有他的毒性陰險得狠。他的外容兒又是軟又是溫。又是嬌又是豔。又是香又是話。人無不愛他。嗔他親他。狎他。暗中了他的毒。到死尙沒有自知呢。夢書之情以風箏始又以風箏終。始於第三回。終於第二十三回。

同章法

我至今仍迷在這個毒性裏頭呢。夢書之所言毒蓋指情字而言。非怨真碧也。讀者不可誤會。你方纔講的

話却是狠有味。那西施、趙飛燕、潘玉兒、揚太真、張麗華、吳絳仙、綠珠、關吟吟、寵姐、朝姝、薛瑤英、陰月華等一班如花如玉的佳人。那一個不是薄命紅顏。那吳夫差、漢成帝、東昏侯、唐元宗、陳後主、隋煬帝、石季倫、張建封、甯王、孫亮、元載、沈慶之等一班憐香惜玉的情人。那一個不是做了一場綺夢。他如司馬長卿的

與卓文君張汝舟的與李清照荀奉倩的熨體韋皋的贈詩韓退之的寵專絳  
桃張君瑞的仇視鄭恆這等的苦姻怨耦惡障孽緣其情固是更虛了承上沁  
兒今風箏上的那個王嬌尤見得情字虛之又虛明妃出塞徒留青冢於黃昏  
元帝披圖難返美人於絕域我們復何必沉迷在這個情字裏頭呢把王昭君  
昭君之空較以沁素笑道你今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夢書議論了一番覺  
上語人更甚也得腹中有些飢餓宗寶兒遂盛了一碗燕窩蓮子粥來夢書吃了一碗狠覺有  
味在沁素身上倚了一回就眠下去熟睡着了沁素和宗寶兒都欣喜得了不  
得祇爲昨夜沒有好好兒睡忙趕緊吃了些晚饌閉上了門兒兩人都行就寢  
沁素睡到半夜隱隱聽得婦人嬌泣之聲心中大爲驚疑悄悄起來開了房門  
兒側耳聽去其聲却出於薔薇花下沁素卽移了一個燈欲向前去探着又是  
心驚胆怯逡巡退却暗想那邊是沒有人居住着還有那個在哭呢我須去探  
個明白重大着胆兒輕輕走去見一個人立在薔薇架的下邊一個俏瘦的身

兒靠在薔薇株上背向西窗。悽悽掩泣。沁素咳着一聲嗽。那人就回轉身來。沁素提着燈兒一照。不是別人。乃是最可愛最可憐的藍貞碧。便問道。貞妹妹。你幾時到此的。又爲何這樣哭呢。貞碧道。沁姐姐。你是我第一個知心人兒。我的心事。諒你早已知道了。我何嘗去着這裏。我天天在此呢。沁素道。你哄誰。你不是三月二十一日遷去的麼。貞碧歎道。我那敢哄着沁姐姐去的。是我的形。未去的是我的心。我的形可把他遷到東。移到西。沒有一點自主。我的心却是不能移動。我的無論你把刀來繩來毒藥來。都沒得可以改革我分毫的宗旨。現在好了。已得天從人願了。我可以常伴着沁姐姐。我并可以常伴着夢哥哥。不能

有其事却不  
可無其言

沁素道。這樣說來。是極好的事了。爲何尙要作向隅的泣呢。貞碧

道。我此刻雖可以重來故地。留連着舊時妝閣。然而陰陽路隔。那能破鏡重圓。你可見我手中的東西。說着便放聲的哭了。沁素急向他手中瞧着。却是拈着一條紅羅的繡帶。頗不解什麼緣故。方欲盤詰他的來踪。忽見一個紅鬚黑

臉的大漢。走來叱着道。去去你那可到這裏來。便一把提着貞碧。如捉雛一般。拖向外去。沁素奮力爭奪。被那大漢推倒在地。喔唷一聲。睜開眼來。原來是一個春夢。覺得寒凜凜的。滿身都是冷汗。聽那譙樓正打着四鼓。一個燈光兒。綠漾漾的。欲熄滅下來。沁素細想夢境。大爲不祥。輾轉翻側。不能成睡。眼睜睜的。看到他天明。夢書也就醒了。喚着要吃茶。宗寶兒從榻上起來。斟了一盞白木耳湯。與他吃了。夢書就要起來。沁素忙和他穿好了衣服。一同起身。夢書覺得此時。如在清涼世界。心界中。清清淨淨。不像前兩天的狂瀾泛濫了。惟有些微波兒。輕翻淺逗。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倒也無甚困苦。沁素自己洗了臉。便和夢書也梳洗了。宗寶兒盛了一碗人參粥。與夢書吃着。沁素想起夜來的惡夢。心中實是不安。因悄悄的向宗寶兒道。我有兩色現成的禮物。你暗地裏去探望着藍小姐。不知他身子好不好。宗寶兒不解其故。卽應允着。梳好了頭。吃了些早饊。一逕向藍府去。進了門兒。只見許多人忙忙碌碌。奔去奔來。却是

形。狀。慌。張。舉。止。失。措。見。宗。寶。兒。進。來。好。像。沒。有。看。見。的。樣。兒。無。一。個。人。上。前。來。理。着。他。宗。寶。兒。好。不。疑。惑。一。脚。走。進。藍。夫。人。房。中。見。藍。夫。人。坐。在。那。裏。亂。喘。宗。寶。兒。方。開。言。問。一。聲。小。姐。可。好。那。藍。夫。人。便。大。號。起。來。銀。香。兒。亟。向。他。搖。手。正。是。

心原匪石何能轉。語不投機便自裁。

要知藍夫人號哭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爭閒氣貞碧投環 溺烟花談歸吐血

却說藍夫人聽得宗寶兒問起小姐。他就大號起來。銀香兒亟向宗寶兒搖着手。教他不要說。宗寶兒弄得沒頭腦。把禮物交於銀香兒。退到外邊。銀香兒胡亂封了些禮力。出來遞於宗寶兒。宗寶兒謝了出去。銀香兒送着。一同到那大門外頭。宗寶兒私叩着銀香兒道。你們今天終究爲了什麼事。這樣的鬼鬼崇崇。好令人納悶。銀香兒道。是一樁天大的禍事呢。宗寶兒道。什麼禍事。就同天

樣的大了。銀香兒歎一口氣道：「我家太太性兒實是暴躁。小姐又是固執得狠的。還有一個陳二少爺要他從中鬼討好，遂弄出事來。我昨天一夜沒有睡呢。到此時心頭尙是突突的亂跳。真個是嚇得我魂兒飛上九霄去了。」宗寶兒道：「什麼事呢？」銀香兒道：「昨晚小姐坐在太太房中，陳二少爺也在那裏。太太就說起小姐的親事來，說那談家怎樣的有名望，怎樣的有家私，住的房屋怎樣好。雇的奴僕怎樣多。那位三少爺又怎樣的能幹，二十歲的人在當舖裏已賺到三十多串錢一個月了。太太這樣說，小姐已是萬分的不悅，蹙着眉兒，紅着臉兒，低了頭，絕不做聲。那陳二少爺偏又從旁拍着順風馬屁，說什麼表妹好福分，好運氣，配着這樣的富戶，嫁着這樣的夫婿，真是喜鵲化了鳳凰，黃狗變了麒麟，困龍上了青天，鯉魚跳出龍門。小姐到了這時候，更耐不住，便立起身來，說道：「那個是喜鵲？那個是黃狗？那個是困龍？那個是鯉魚？那個要對人家那個要嫁夫婿？我明日去做尼僧了。」坐着這蒲團，敲着這禪板，守着這晨鐘，聽着這

暮鼓倒也乾乾淨淨一刀兩斷的爽快些。

此却真碧情極之言鬱於胸中

太太

見小姐和陳二少爺賭氣就嘮嘮叨叨發起話來。小姐那裏受得進。走到那邊去找了一柄剪刀。把青絲髮兒剪下一縷來。擲在太太跟前。說道。我決意不出嫁的。若堅要和我對親。我就盡行剪下這髮兒。

亦是貞碧情極之舉。並非爲娘兒埋怨故也。

太太見

了這樣。頓時大怒。罵道。小賤人。你把這事來威嚇我。我偏不怕你。你儘管去剪來。便賤長賤短的大罵了一場。小姐氣不過。真個復提起剪刀來。要剪髮兒。虧得我手快。奪去了剪刀。他就悲悲切切的哭進自己房裏去了。宗寶兒道。這樣的毆氣。真個是可怕得緊。銀香兒道。還有可怕的事兒呢。小姐自從出了娘胎。沒有受過這種的遭場。太太待他總是和顏悅色。連重話也不說他。一句的。

藍夫人鍾愛的話

在前第三回中今番忽受了這種辱罵。便是痛不欲生。坐在床沿上。只管哀

哀的哭。我狠是放心不下。不敢就寢。到後來聽得哭聲也止了。房門也閉上了。我方纔安心去睡。那曉得方矇矓着。猛聽得小姐房中。砑鏗一聲響。把我嚇得



直跳起來。亟走去瞧時。那小姐的房門緊緊閉着。叩了幾聲裏邊絕無聲響。再高聲的喊小姐。仍是不應。我心中明知有異。卽從門隙裏一望。則見小姐高高的吊在樑上。我這一嚇。嚇得眼兒也昏了。身子也抖了。極屁就不住的亂放。提高着破喉嚨。殺猪打狗的極喊救命。樓下的人聽得我這樣喊。只認做失火。提着水桶。擄着水槍。歷歷落落都趕上來。太太也就到了。問我什麼事。我亟得回不出話來。用手向小姐房中亂指。太太便命當差的打開了房門。進去一瞧。太太卽嚇得暈倒在地。上衆人七手八脚。又要救小姐。又要救太太。鬧了好幾時。太太已蘇了。小姐却總是救不醒。我連忙東拜佛。西許愿。點香燭。焚錠帛。那陳二少爺哭哭笑笑的。就跟我了。我也只管碰頭禮拜。弄到四鼓。小姐方回過一口氣來。但口仍是開不得。手足仍是冷冰冰的。此刻正請了大夫在醫治。你想這樣的。事情怕不怕。嚇不嚇。宗寶兒把舌頭伸了一伸道。竟弄到這樣地步麼。那小姐也是可憐。說罷。遂別了銀香兒去了。銀香兒回進大門。一直上樓去瞧小

姐見小姐吃了藥。已有些生色。口中也能講話了。銀香兒低聲問道。小姐你好些麼。文家的宗寶兒說。給小姐請安。並有他家少奶奶的兩色禮物送來。囑小姐保重着身軀。貞碧聽了這話。頓然大驚失色。忙問道。那文府上怎樣知道。我這件事就着宗寶兒來瞧我。銀香兒道。他家怎能知道。他也適逢其會呢。貞碧道。你告訴他。這事沒有。銀香兒笑道。好小姐。這等事那有去告訴他的。貞碧方始安心。之多情自忖道。我昨夜死去的時候。分明到那薔薇架下。會見沁姐姐。難道沁姐姐果真也會見我的麼。不然爲何一清早就着宗寶兒來探望我。又想到沁姐姐知道了。尙不十分妨害。却不要被夢哥哥知道。着他若知道這件事。他的性命也就難保的。知千古但不知夢哥哥終究知不知。狠是放心不下。忽聞一陣樓梯響。那陳夫人走將進來。看他鬢髮蓬鬆的。頭也不會梳。穿着一件家常的竹布衫。急忙急促的走來。撫着貞碧道。好兒子。你何苦這樣呢。我方纔得了三小兒的報告。早饑也吃不下。亟亟的來此。你爲何要尋短見呢。這事總是我

們二小兒不好。誰要他胡言亂語着。我回家重責他便了。你千萬看我分上。不可再發這種思想。貞碧哭道。也不干二哥事。我從前立過誓。却和那個立誓要請教不對親的了。母親偏要用強權主義來奪我的自由。這個婚姻的事關係着終身的。總要自己情願着纔好。那可用起強來。姑母我已是一個將死的人。不妨把衷腸兒訴着你。望你老人家憐着我。纖柔嬌怯的一個人。向母親跟前苦口的勸着。使我得以葬身在這藍姓的墳上。我就感激不盡你了。貞碧之言若隱說若現一字一淚時又嗚咽得氣塞起來。陳夫人道。好兒子。不要傷悲。我總和你竭力的說項。有以安慰你的心便了。你切不可弄壞自己的身子。總要保重着。陳夫人寬慰了一番。遂下樓到藍夫人那邊。向藍夫人道。你萬事總當放寬些。你祇有一位小姐。何苦逼得他尋起短見來。倘真個有了三長兩短。這便怎樣。藍夫人道。那個逼迫他。他昨晚的事情也太覺放肆了。怎麼就剪起髮兒來。我那得不去埋怨他幾句。倘養成了這種性格。將來出嫁了。也要牽着我老頭皮呢。陳夫人道。貞

小姐向我說。不要對親。囑我轉懇着你。他這的意思。終究什麼緣故。你有些知道麼。藍夫人道。他的意思。教我那裏能彀知道呢。陳夫人道。平日看他做着金鯉魚繡着發祿袋。頗有興致的。從沒有這個意思。爲何一旦變起心來了。藍夫人道。總又是那個快嘴的。在他跟前講了什麼壞話。故他就這樣的尋死覓活。陳夫人道。我正有一件事和你講。前番承你把貞小姐的親事來和我商量。出補

前二十回銀香兒說太太往陳府去爲着了你的事兩句話的來歷我想那談家頗有錢起居也闊綽和他對了親將來行聘起來。這六禮必然是全金的了。這聘金必然是豐盛的了。這門儀和節敬必然也不算什麼小的了。還有什麼不如願呢。對親只在這幾件事上打算世俗的聯姻可歎

之故力勸你對着這頭親。那知昨天鄔家的老媽子來說着談家的三少爺。正在害病。我就嚇起來。問他什麼病。他歎了一口氣。總是不肯說。被我逼不過。他囑我千萬不可在你面上露出這風聲。說什麼拆散了姻緣。死後要到地獄裏去。閻羅王還要拔他的舌頭呢。愚人可笑然這等迷信亦華人之積習藍夫人忙問道。他怎樣講

呢。陳夫人道。他說那談家的三少爺。小名叫做歸官。從小是他領大的。現今在當鋪裏做生意。這個當鋪。他家本來有股分的。故他賺了大薪俸。終日毫不做事。就有一班浮頭子弟。來合他到花柳場中去。花柳場中去玩玩呢。原是一件沒要緊的事。少年人在所不免。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豈知他喜歡走小路。弄上了一個半官半私的婦人。遂染了一身的惡疾。他母親知道了。把他禁閉在家中。一面請了毒門的專科。和他治這個病。他偏是藕斷絲連。憂鬱鬱起。來本來身子是淘虛的了。那禁得起。心中這樣的愁悶。因成了癆瘵。痰裏常牽着紅身子。變成了一把骨頭。他母親這幾天急得狠呢。要緊和他對親。正是這個緣故。我聽了鄔家老媽子的話。心中懷疑着。不知是真是假。故和你祕密的議一議。藍夫人道。即使真有其事。此刻也沒得設法了。諸事都已談定。他家本來早已擇定了文定的日子。因遭了老爺的喪。故有請媒人去和他商量展期的。豈可驀地裏變起卦來。不要被人罵着我。不直爽麼。這總是我女兒的命苦。

罷了。

的放屁

陳夫人見他這樣講，也不便再說，便道：「橫豎離文定的日子，尚有多

天。我們慢慢兒再議罷。遂返身上樓，安慰了貞碧幾句話，告辭着去了。貞碧聽了陳夫人的話，明知是假的，但夢哥哥一邊，實是不能放心，不知他終究曉得不曉得，須去探察一番方好。遂傳着銀香兒，付了他二個銀元，囑他隨意買些細巧東西，去望着文少奶奶報答他兩番的厚儀，並探着文小爺好不好。銀香兒即去買了些東西，到了文府，走進泣紅館，沁素迎着道：「銀姐兒，你來做什麼？」你家小姐可好些麼？」

此時宗寶兒已告訴明白了故有此問

銀香兒道：「多謝少奶奶，此刻大好了。」

這幾件東西，小姐命我送給少奶奶的，並多謝少奶奶兩次送禮物來。沁素道：「你家小姐也太客氣了。我是現成的東西呢。」銀香兒道：「小爺在那裏，可好麼？」沁素道：「前兩天有些病，今日好些了。」銀香兒向內房一瞧，見夢書在床前的一個椅上坐着，那面色好似白石一般，不覺大驚起來，叫一聲：「呵呀！沁素忙問何事，正是。」

青鸞黃犬雙傳語。怨女痴男兩斷魂。

第二十五回 夢書神游銷魂獄 甄菱語結蘭夢因

却說銀香兒見了夢書的面色大是驚怕。不覺阿呀一聲。喊將出來。沁素問何事。銀香兒把言語來支吾去了。暗想他們二人果有什麼交涉。却這樣同病相憐。再從銀香兒口中述出真碧別離之苦我家小姐自從遷到那邊以後。就天天的生病。今文小爺又是如此。定有原故。却不便啓問。遂辭了沁素去了。沁素提了東西進來。夢書問道。那家又送東西來了。沁素道。是貞妹妹送來的。夢書道。他知道我有病麼。沁素笑道。他又不是神仙。那裏知道你有病。夢書就覺心定了。此段與上一回寫真碧同一筆法。即所以表明二人同病相憐。又道藍妹妹可好麼。沁素不敢把宗寶兒所述的話向他細說。恐他病兒加劇。便含糊的答道。好呢。夢書也不再問。靜靜的坐着。沁素和他講講詩賦。論論歌詞。頗不寂寞。探菱也來同夢書敲着棋。品着茶。弄着笛。享受一般清涼的風味。夢書的病一日好一日了。心地清涼。相思病自然好了。那班朋友聞

得夢書病愈都來探望。

聞病愈始來探望。是世人的常態。

虞夫人恐夢書過煩。一概不許接見。

那余先生更是喜得了不得。和他把考具書籍一一預行部署。那日學署中着人來知照。說已有紅諭出來。五月初十就要取齊。余先生得了這個消息。忙向文嚴說了。文嚴以夢書大病初愈。恐他辛苦不起。余先生百般慫恿。說晚生總當格外調護。况又有甄李兄伴着。諸可放心。文嚴因親到泣紅館。吩咐夢書去考試。夢書那敢不依。遂由沈大淑雇了大號官舫。於初八起程。甄李早搬了行李。來伺候着。一同去。夢書和着余明德。甄李上了船。鳴鑼解纜。一路的山明水媚。雲淡風清。兩岸上蒲葉舒。青榴花綻。赤倒覺得心曠神怡。夢書和甄李兩個。咏咏詩。聯聯句。狠爲暢樂。過了一日。已到省中。沈大淑租了兩間寬敞的房屋。安頓了行李。那日學政恰好按臨。把告示及場期單一一挂出了。余先生領着夢書到各處游玩了幾天。到了場期的隔日。余先生便不許夢書出外。教他靜養着。不到天晚。就用了晚饌。着夢書去睡。以便五鼓進場。夢書却不把考事放



在心上睡下去呼呼便着。忽見一個女子宮妝長袖分花拂柳而來。向夢書檢  
衽道。妾乃氤氳玉女。今奉補情天中聯緣公主的玉旨。率君作汗漫之游。願君  
隨妾一往。夢書就坦然跟着他。彎彎曲曲一路前行。到了一座大山。山上百花  
燦燦。發出萬種的溫香。令人神迷心醉。那女子攜了夢書的手。拾級同登。見山  
頂上矗着一所高大的花宮。進了宮門。中間便是一座大殿。東西兩廡。有兩座  
偏殿。都是金碧輝煌。芬芳撲鼻。那女子牽着夢書。先向那東殿看去。見上面懸  
着一個匾額。題曰。過去花界裏。面供着無數的殘花敗萼。壁間挂着千百餘幅  
的圖畫。圖上標明姓氏。均爲古時美人小影。有的是葬身宮井。有的是埋玉荒  
邱。有的是山頭縊帛。有的是塞上揮鞭。有的是高樓飛墮。有的是危崖絕命。有  
的是當爐僻巷。有的是擁帚長門。有的是白刃濺血。有的是紅羅掩淚。沒有一  
個不是愁容滿臉。怨態盈腮。觀美人結局大都如此夢書不忍再看。亟亟走到西  
殿裏邊。却供着許多含苞未吐的花枝。並有幾種奇葩異蕾。中國所沒有的。額

上題着未來花界壁上也挂着千百幅美人小像乃是另作一般打扮前髮覆額大辮低垂天足翹然不啻蓮船盈尺不施脂粉自具一種清潔的風韻穿着緊狹的衣服戴上了眼鏡還有許多是纖腰袅娜長裙曳地作歐洲婦人的裝束夢書看了却也爽快只見那女子走來道這裏不必觀看且到中間現在花界去一玩夢書進了現在花界則見所供的羣花開得十分酣暢也掛着千百幅美人圖樣有雲鬢高聳的有髮辮蓬鬆的有弓鞋纖小的有圓趾雙翹的甚是歷亂瞥見東壁上挂著幾張圖像恍惚間似曾相識一個好像貞碧一個好像沁素一個好像探芰一幅雙像的却是吳家姊妹還有幾幅小的乃徐仙兒、宗寶兒、銀香兒一班人夢書心中大喜亟欲上前細看着衆人的結果那女子忽過來道這個玄機怎樣被你窺破原來具有這副慧眼快隨我後邊去把夢書拖出現在花界繞到殿後見有一座大屋裏邊黑沉沉的望不見什麼東西那女子推着道進去瞧呢夢書沒奈何走進裏邊便放出一絲綠越越的光線

來。霎。時。間。滿。室。都。亮。但。見。珠。簾。半。捲。羅。幃。深。下。碧。紗。窗。映。着。月。色。錦。屏。風。耀。着。燭。影。那。邊。設。一。只。合。歡。床。床。上。挂。着。長。春。帳。鋪。着。百。福。鴛。鴦。被。橫。着。雙。枝。連。理。枕。床。頭。堆。着。一。堆。衣。服。却。是。一。襲。金。縷。藕。絲。衫。一。條。抱。玉。同。心。帶。一。幅。彩。鴛。留。仙。裙。一。雙。凌。雲。襪。一。對。鳳。頭。鞋。窗。前。一。只。紫。石。檯。上。中。間。是。擺。着。許。多。脂。粉。奩。具。和。那。香。帕。羅。扇。瑤。鏡。銀。燈。玉。膽。瓶。水。晶。杯。種。種。物。件。左。邊。設。着。文。房。四。寶。右。邊。堆。着。絲。竹。樂。器。一。個。寶。鴨。內。焚。着。一。炷。心。字。百。合。香。蘭。烟。裊。蔓。的。實。是。勾。魂。攝。魄。壁。間。貼。着。五。色。錦。箋。題。遍。相。思。詩。曲。都。爲。傷。心。斷。腸。之。作。夢。書。看。了。渾。然。不。解。問。道。這。是。什。麼。地。方。那。女。子。道。你。不。見。那。個。額。上。麼。夢。書。抬。頭。一。望。上。邊。題。着。銷。魂。獄。三。個。金。字。夢。書。道。這。裏。明。明。是。佳。人。的。閨。闈。怎。麼。用。着。這。個。匾。額。那。女。子。笑。道。君。也。是。個。閱。歷。過。來。的。人。難。道。就。忘。了。這。個。銷。魂。滋。味。夢。書。垂。頭。默。想。陡。然。覺。悟。忽。見。那。銷。魂。獄。裏。頃。刻。間。愁。雲。四。遏。血。雨。橫。飛。湧。出。無。數。的。青。燐。來。夢。書。急。急。逃。出。在。階。上。一。絆。就。從。九。霄。雲。中。跌。將。下。來。原。來。是。南。柯。一。夢。

情以夢始亦以夢終  
首尾兩回呼應着

看時辰表正指着三點二十分鐘。那些人都行起來。夢書

也穿好了衣服。吃了些飯。沈大淑掌着燈兒。送進考棚。那學政就升座點名。鬧了一回。封了門。擊出題目牌來。夢書坐在號內。把夢中之事。細意推求。那有心緒。做文章。草草的寫就了兩篇四書文。一首六韻的律詩。不到正午。已交了卷。在頭牌裏出來。余明德忙索他的草稿來。瞧。吟哦了一回。說道。夢世兄。這文字我嫌着太好了。這小考場中。以輕靈爲主。用不着這樣的大刀長戟。氣盛言宜的文字。夢書也不在心上。待了兩天。出案了。一聲炮響。余先生從人叢中攢出去。一望。却見夢書的坐號。高高的標在第一。余明德這個歡喜。真是獨一無二的歡喜。奔向寓中。向夢書道。賀。夢書倒也淡淡着。明日提覆。仍是第二名。第三場考畢。出案。竟坐定一個案元。就有那班學院巡捕。轅門報房。學署書吏。紛紛攘攘的來。磕頭道賀。打抽豐。那些朋友。廩保。厲主。自不消說了。夢書被許多人。你也叫喜。我也叫喜。叫得他真個喜悅起來。送了學政。亟亟回家。船兒到了碼頭。

頭早有轎夫馬匹候着。夢書坐在轎兒。望家門進發。見路上的行人個個是迷花眼。笑含着一團春氣。碰來碰去。從沒有碰着一個愁苦的人。好像這班人都中了案元一般。到了家中。文嚴已在廳上待着。見了夢書。笑迷迷的問了幾句。夢書請過了安。到內堂去。那虞夫人張着笑口。連話也說不出。夢書也上前請了安。向泣紅館去了。正是屬在龍頭新及第一聲。唱出小三元。那班遠親近戚良朋好友都來道賀。文府的門前幾成市井。那甄菱得了這個消息也來拜賀。夢書接着談了一回。就作別而去。甄菱回到家中。暗喜。夢書今番竟占鰲頭。誠不愧爲風流才子。但不知那藍小姐得此喜報。又將若何欣悅。可惜他們參商兩地。真是一樁天大的恨事。甄菱正在默想。忽見吳璧牽着簾兒進來。笑道。菱哥的臉兒上。何以一番喜。一番悲。却爲着底事呢。甄菱道。我的悲喜都爲着文。夢書一人。吳璧道。爲何呢。甄菱道。你知道麼。那夢書今科中了案元了。吳璧道。原來如此。這真可喜了。還有什麼悲呢。甄菱嘆了一聲道。他所遇的絕代佳人。

己。作。彩。雲。飛。去。從。前。誓。水。盟。山。總。爲。畫。餅。你。想。可。悲。不。可。悲。吳。璧。道。這。兩。事。評。  
 斷。起。來。果。是。孰。輕。孰。重。甄。菱。纔。要。作。答。見。甄。李。跑。進。來。搶。着。說。道。不。要。說。了。我。  
 爲。了。這。件。事。已。是。費。盡。心。機。毫。無。希。望。你。們。還。要。空。談。他。做。怎。甄。菱。道。說。他。固。  
 是。無。益。但。這。個。波。譎。雲。詭。的。情。界。中。徒。看。着。帝。女。啼。於。東。海。楚。魂。泣。於。咸。陽。那。  
 得。不。代。他。揮。着。淚。麼。吳。璧。道。既。然。這。樣。的。可。憐。何。不。大。家。去。尋。個。女。媧。來。補。着。  
 那。個。缺。陷。呢。甄。菱。道。吳。璧。哥。你。也。不。要。熱。中。了。請。快。飲。些。冰。罷。我。念。首。李。義。山。  
 的。詩。與。你。聽。呢。叫。做。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詩。  
 被。催。成。墨。未。濃。蠟。罩。半。籠。金。翡。翠。麝。香。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  
 山。一。萬。重。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初版

情說(碧夢痕)二冊

定價大洋七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者

吳縣尤泣紅

印刷所

進步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兆福里  
進步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北京 雲南

天津 西安

保定 成都

山西 重慶

奉天 漢口

長春 武昌

長沙 溫州

常德 福州

開封 廣州

南昌 汕頭

南京 濟南

杭州 石庄

定信專校移定  
五雲五國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579B

7/30 (2/1)



清宮秘本  
聖嘆手批  
中國預言  
出版

全書一冊  
價洋九角

周呂望萬年歌

蜀漢諸葛亮馬前課

唐袁天罡李淳風推背圖

唐李淳風藏頭詩

宋邵康節梅花詩

明劉伯溫燒餅歌

清黃蘖禪師詩

歐洲戰事起於不測彼國人士早有料及始終者我國君主改爲民主二次革命之奇變今日之外患內憂前人如諸葛武侯等亦已見及之注既多實驗來事自可前知安危急於目前將來如何應付請將此書細加參詳便覺前清大內本讀者幸勿輕